

目录

卷一

虬髯客

红线

昆仑奴

古押衙

韦十一娘

义倡

汧国夫人

负情侬

崔莺莺

赵飞燕

卷二

裴谿

韦鲍生

崔玄微

韦丹

灵应

柳毅

薛伟

淳于棼

张直方

东郭先生

卷一

虬髯客

隋炀帝之幸江都，命司空杨素守西京。素骄贵，又以时乱，天下之权重望崇者，莫我若也，多贵自奉，礼异人臣。每公卿入言，宾客上谒，未尝不踞床

而见，令美人捧出，侍婢罗列，颇僭于上。末年愈甚，无复知所负荷，有扶危持颠之心。

一日，卫公李靖以布衣上谒，献奇策，素亦踞见。公前揖曰：“天下方乱，英雄竞起。公为帝室重臣，须以收罗豪杰为心，不宜踞见宾客。”素敛容而起，谢公。与语，大悦，收其策而退。当公之骋辩也，一妓有殊色，执红拂立于前，独目公。公既去，而执拂者临轩指吏曰：“问去者处士第几，住何处”公具以对，妓诵而去。

公归逆旅。其夜五更初，忽闻叩门而声低者，公起问焉。乃紫衣戴帽人，杖一囊。公问谁，曰：“妾杨家之红拂妓也。”公遽延入，脱衣去帽，乃十八九佳丽人也，素面画衣而拜。公惊，答拜。曰：“妾侍杨司空久，阅天下之人多矣，无如公者。丝萝非独生，愿托乔木故来奔耳。”公曰：“杨司空权重京师，如何”曰：“彼尸居余气，不足畏也。诸妓知其无成，去者甚众矣。彼亦不甚逐也。计之详矣，幸无疑焉。”问其姓，曰：“张。”问其伯仲之次，曰：“最长。”观其肌肤仪状，言辞气语，真天人也。公不自意获之，愈喜愈惧，瞬息万虑不安，而窥户者无停履。

数日，亦闻追讨之声，意亦非峻。乃雄服乘马，排闥而去，将归太原。行次灵右旅舍，既设床，炉中烹肉且熟。张氏以发长委地，立梳床前。公方刷马，忽有一人，中形，赤髯如虬，乘蹇驴而来。投革囊于炉前，取枕欹卧，看张梳头。公怒甚，未决，犹观刷马。张熟视其面，一手映身遥示公，令勿怒。急急梳头毕，敛衽前问其姓，卧客答曰：“姓张。”张对曰：“妾亦姓张，合是妹。”遽拜之。问第几，曰：“第三。”因问：“妹第几”曰：“最长。”遂喜曰：“今多幸逢一妹。”张氏遥呼：“李郎，且来见三兄。”公骤拜之，遂环坐。曰：“煮者何肉”曰：“羊肉，计已熟矣。”客曰：“饥。”公出市胡饼，客抽腰间匕首，切肉共食。食竟，余肉乱切送驴前食之，甚速。客曰：“观李郎之行，贫士也。何以致斯异人”曰：“靖虽贫，亦有心者焉。它人见问，故不言。兄之问，则不隐耳。”具言其由。曰：“然则将何之”曰：“将避地太原。”曰：“然故非君致也。”曰：“有酒乎”曰：“主人西则酒肆也。”公取酒一斗。既巡，客曰：“吾有少下酒物，李郎能同之乎”曰：“不敢。”于是，开革囊，出一人首并心肝，却头囊中，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。曰：“此人乃天下负心者也。衔之十年今始获之。吾憾释矣。”又曰：“观李郎仪容气宇，真丈夫也。抑知太原有异人乎”靖曰：“尝见一人，愚谓之真人，其余将相而已。”“其人何姓”曰：“靖之同姓。”“年几何”曰：“年仅二十。”“今何为”曰：“州将之子。”曰：“似矣，亦须见之。李郎能致我见否？”曰：“靖之友刘文静者，与之狎。因文静见之，可也。兄欲何为”曰：“望气者言，太原有奇气。吾将访之。李郎何日到太原”靖计之，某日当到。

曰：“达之日方曙，我于汾阳桥待耳。”言讫，乘驴而去，其行若飞，回顾已远。

靖与张氏，且惊且喜。久之曰：“烈士不欺人，固无伤也。”但速鞭而行。及期，入太原候之，相见大喜。同诣刘氏，诈谓文静曰：“有善相者思见郎君。”文静方与客议论匡辅，一旦，闻客有知人者，其心喜之，遂致酒延焉。既而太宗至，不衫不履，神采扬扬，貌与常异。虬髯默居座末，见之心死。饮数巡，起招靖曰：“真天子也。”靖以告刘，刘益喜自负。既出，虬髯曰：“吾见之，十得八九矣，然须道兄决之。李郎宜与一妹复入京。某日午时，访我于马行东酒楼下，下有此驴及一瘦骡，即我与道兄俱在其所也。”

靖到，果见二乘。揽衣登楼，即虬髯与一道士方对饮。见靖惊喜，召坐环饮。十数巡，曰：“楼下柜中，有钱十万。择一深隐处驻一妹毕，某日复会我于汾阳桥。”如期至桥，道士、虬髯已先在矣。同访文静，时方弈棋，揖起而语。少焉，文静飞书召文皇看棋。道士对文静弈，虬髯与公旁立而视。俄而，文皇来，长揖就坐。神清气朗，满座风生，顾盼伟如也。道士一见惨然，敛棋子曰：“此局全输矣！于此失却局哉，救无路矣！知复奚言！”罢奕请去。既出，谓虬髯曰：“此世界非公世界也。它方可勉图之，勿以为念。”因共入京。虬髯路语靖曰：“计李郎之程，某日方到。到之明日，可与一妹同诣某坊小宅。为李郎往复相从，一妹悬然如磬。欲令新妇祇谒从容，无令前却。”言毕，吁嗟而去。

靖亦驰马速征，俄即到京，与张氏同往。至一小板门，叩之，有应者出，拜曰：“三郎令候李郎、一娘子久矣。”延入中门，门益壮丽。婢奴三十余人，罗列于前。青衣二十人，引靖入东厅。厅之陈设，穷极珍异，巾箱妆奁，冠镜首饰之盛，非人间之物。巾栉妆饰毕，备请更衣，衣又珍奇。甫毕，传云：“三郎来！”乃虬髯也。纱帽紫衫，趋走有龙虎之状。相见欢然，命妻出拜，亦天人也。遂延中堂，陈设盘筵之盛，虽王公亦不侔也。四人对坐，陈饌，次出女乐二十人，旅奏于庭，似从天降，非人间之曲度。食毕行酒，有苍头自西堂舁出二十床，各覆以锦帕。既列，尽去其帕，乃文簿匙钥之类。虬髯举杯告靖曰：“此皆珍瑶货帛之数，吾之所有，悉以充赠。何者某本欲于此世界求事，或当龙战二三年，建少功业。今既有主，住亦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，三五年内，即当太平。李郎以英特之才，辅清平之主，竭心尽力，必极人臣。一妹以天人之姿，蕴不世之艺，从夫之贵，荣及轩裳。非一妹不能识李郎，非李郎不能遇一妹。圣贤起陆之渐，际会如期。虎啸风生，龙腾云合，固非偶然也。将予之赠，以佐真主，施功立业，勉之，勉之！此后十余年，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，是吾得意之秋也。一妹与李郎可沥酒相贺。”复回命家童列拜，曰：“李郎、一妹是汝主也，可善事之。”言讫，与其妻戎服乘马，一奴从后，数步遂不复见。

靖据其宅，遂为豪家。得以助文皇缔构之资，遂匡大业。贞观中，公以左仆射平章事，适南蛮奏曰：“有海船千艘，甲兵数十万，入扶苏国，杀其主自立，国已定矣。”靖知虬髯成功也，归告张氏，共沥酒向东南拜而贺之。

乃知真人之兴，由英雄所冀，况非英雄者乎！人臣之谬思乱者，乃螳臂之拒走轮耳。我皇家垂福万叶，岂虚然哉。或曰，卫公之兵法，半是虬髯所传也。

红线

唐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青衣红线者，善弹阮，又通经史。嵩召俾掌表笺，号曰内记室。时军中大宴，红线谓嵩曰：“羯鼓之声甚悲切，其击者必有事也。”嵩素晓音律，曰：“如汝所言。”乃召而问焉。云某妻昨夜身亡，不敢求假。嵩即遣归。

是时，至德之后，两河未宁，以滏阳为镇，命嵩固守，控压山东，杀伤之余，军府草创。朝廷命嵩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，又遣嵩男娶滑台节度使胡章女。三镇交缔为姻娅，使盖相接。田承嗣常患肺气，遇暑益增。每曰：“我若移镇山东，纳其凉冷，可以延数年之命。”乃募军中勇武十倍者，得三千人，号外宅男，而厚其廩给，常令三百人夜直宅中。卜良曰，欲并潞州。嵩闻之，日夕忧闷，咄咄自语，计无所出。

时夜漏方深，辕门已闭，策杖庭隙，惟红线从焉。红线曰：“主公一月不遑寝食，意有所属，岂非邻境乎”嵩曰：“事系安危，非汝能料。”红线曰：“某诚贱品，亦能解主公之忧。”嵩以其言异，乃曰：“我不知汝是异人，诚暗昧也。”遂告其事，曰：“我承祖父遗业，受国厚恩。一旦失去疆土，则数百功勋尽矣！”红线曰：“此易与耳，不足劳主公忧。某暂到魏境，观其形势，覘其有无。今一更登途，二更可复命。请先定一走马使，具寒暄书，其它则待其却回也。”嵩曰：“倘事或不济，反祸之速，又如之何”红线曰：“某之此行，无不济也。”乃入闱房，饬其行具。梳乌蛮髻，插金凤钗，衣紫绣短袍，着青丝青履，胸前挂龙纹匕首，额上书太乙神名，再拜而行，倏忽不见。

嵩乃返身闭户，背烛危坐。时常饮酒不过数杯，是夕举觞十余不醉。忽闻晓角吟风。一叶坠露，惊而起问，红线回矣。嵩喜而慰劳，询事谐否。红线对曰：“幸不辱命。”又问曰：“无杀伤否”曰：“不至是，但取床头金合为信耳。”又曰：“某子夜前三刻即达魏城，凡历数门，遂及寝所。闻外宅男止于旁廊，睡声雷动。见中军士卒步于庭下，传叫风生。乃发其左扉，抵其寝帐，田亲家翁止于帐内，鼓跌酣眠，头枕文犀，枕前露七星剑。剑前仰开一金合，内书生身甲子与北斗神名。复以名香美味镇压其上。彼则扬威玉帐，坦其心豁于生

前；熟寝兰堂，不觉命悬于手下。宁劳擒纵，只益伤嗟。时则蜡烛烟微，炉香尽委，侍人四布，兵仗森罗。或头触屏风，鼾而鼾者；或手持巾拂，寝而伸者。某乃拔其簪珥，褰其裳衣，如病如醒，皆不能寐。遂持金合以归，出魏城西门，将行二百里，见铜台高揭，漳水东流，晨钟动野，斜月在林。忿往喜还，顿忘于行役；感知酬德，聊副于咨谋。夜漏三时，往返七百里，入危邦，一道经五六城。冀减王忧，敢言劳苦。”

嵩乃发使入魏，遗承嗣书曰：“昨来暮夜，有客自魏中来云，从元帅床头，获一金合，不敢留驻，谨却封纳。”专使星驰，夜半方达。正见搜捕金合，一军忧疑。使者以马捶挝门，非时请见。承嗣遽出，使者乃以金合授之。捧承之时，惊惶绝倒。遂留使者止于宅中，狎以私宴，多其赐赆。明日，遣使赉帛三万匹，名马二百匹，及珍异等以献于嵩，曰：“某之首领，系在恩私。便宜知过自新，不复自贻伊戚，专膺指使，敢议亲姻。循当捧鼓后车，来在麾下马前。所置纪纲外宅男者，本防他盗，亦非异图。今并脱其甲裳，放归田亩矣。”由是，两月之内，河北河南信使交至。

忽一日，红线辞去。嵩曰：“汝生我家，今将焉往又方赖汝力，岂可议行！”红线曰：“某生前本男子，游学江湖间。读神农药书，而救世人灾患。时里有妇孕又患蛊症。某误以芫花酒下之，妇与腹中二子俱毙。是某一举而杀三人，阴力见诛，陷为女子，使身居贱隶，气禀凡俚。幸生于公家，今十九年，身厌绮罗，口穷甘软，宠待有加，荣亦甚矣。况国家平治，庆且无疆，此即违天，理当尽珥。昨至魏邦，以是报恩。今两地保其城池，万人全其性命，使乱臣知惧，烈士谋安。在某一妇人，功亦不小，固可赎其前罪，遂其本形。便当遁迹尘中，栖心物外，澄清一气，生死长存。”嵩曰：“不然，以千金为居山之所。”红线曰：“事关来世，安可预谋。”

嵩知不可留，乃广为饯别。悉集宾僚，夜宴中堂。嵩以歌送红线酒，请座客冷朝阳为词。词曰：

采菱歌怨木兰舟，送客魂消百尺楼。

还是洛妃乘雾去，碧天无际水空流。

歌竟，嵩不胜其悲。红线拜且泣，伪醉离席，遂亡所在。

昆仑奴

大唐历中，有崔生者，其父为显僚，与盖天之勋臣一品者熟。生是时为千牛，其父使往省一品疾。生少年，容貌如玉，性禀孤介，举止安详，发言清雅。一品命妓，是时为生入室。生拜传爷命，一品忻然爱慕，命坐与语。时三妓人艳皆绝代，居前以金瓿贮绯桃而擘之，沃以甘酪而进。一品遂命衣红绡妓者

，擎一瓿与生食。生少年赧妓辈，终不食。一品命红绡妓以匙而进之，生不得已而食，妓哂之。遂告辞而去。一品曰：“郎君间暇，必须一相访，无间老夫也。”命红绡送出院，时生回顾，妓立三指，又反掌者三，然后指胸前小镜子云：“记取。”余更无言。

生归，达一品意。返学院，神迷意夺，语减容沮，恍然凝思，日不暇拿。但吟诗曰：

误到蓬山顶上游，明珰玉女动星眸。

朱扉半掩深宫月，应照琼芝雪艳愁。

左右莫能究其意。时家中有昆仑磨勒，顾瞻郎君曰：“心中有何事，如此抱恨不已何不报老奴。”生曰：“汝辈何知，而问我襟怀间事。”磨勒曰：“犬言，当为郎君释解，远近必能之。”生骇其言异，遂具告知。磨勒曰：“此小事耳，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”生又自其隐语，勒曰：“有何难会。立三指者，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妓，此乃第三院耳。反掌三者，数十五指，以应十五日之数。胸前小镜子，十五夜月圆如镜，令郎君来耳。”生大喜不自胜，谓勒曰：“何计而能达我郁结乎”磨勒笑曰：“后夜乃十五夜，请深青绢两匹，为郎君制束身之衣。一品宅有猛犬，守歌妓院门外，常人不得辄入，人必噬杀之，其警如神，其猛如虎，即曹孟海州之犬也。世间非老奴不能毙此犬耳，今夕当为郎君挝杀之。”遂宴，犒以酒肉。至三更，携练【金字旁】椎而往。食顷而回，曰：“但已毙讫，固无障塞耳。”

是夜三更，与生衣青衣，遂负而逾十重垣，乃入歌妓院内，止第三门。绣户不扃，金钗【金工】微明。微闻妓长叹而坐，若有所伺。但吟诗曰：

深谷莺啼恨院香，偷来花下解珠铛。

碧云飘断音书绝，空倚玉箫愁凤凰。

侍卫皆寝，邻近阒然。生遂掀帘而入，姬默然良久，跃下榻，执生手曰：“知郎君颖悟，必能默识。所以手语耳。又不知郎君有何神术而至此。”生具告磨勒之谋，负荷而入。姬曰：“磨勒何在”曰：“帘外耳。”遂召入，以金瓿酌酒而饮之。姬白生曰：“某家本居朔方，主人拥旄，逼为姬仆。不能自死，尚且偷生。脸虽铅华，心颇郁结。纵玉筋举馔，金炉泛浆，云屏而每近绮罗，绣被而常服珠翠，皆非所愿，如在桎梏。贤爪牙既有神术，何妨为脱狴牢。所愿既伸，虽死不悔。请为仆隶，愿侍光容。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”生愀然不语。磨勒曰：“娘子既坚确如是，此亦小事耳。”姬甚喜。磨勒请先为姬负其囊橐妆奁，如此三复焉。然后曰：“恐迟明。”遂负生与姬，飞出峻垣十余重。一品家之守御，无有惊者。遂归学院匿之。及旦，一品家方觉，又见犬已毙。一品大骇曰：“我家门垣，从来邃密。扃橘【金字旁】甚严。势如飞桥，寂无形迹，此必

是一大侠矣。毋更声闻，徒为患祸耳。”

姬隐崔生家二年，因花时驾小车而游曲江，为一品家人潜志认，遂白一品。一品异之，召崔生而诘之。生惧而不敢隐，遂细言端由，皆因奴磨勒负荷而去。一品曰：“是姬大罪过。但郎君驱使逾年，即不能问是非。某须为天下人除害。”命甲士五十人，严持兵仗围崔生院，使擒磨勒。磨勒持匕首，飞出高垣，瞥若翹翎，疾同鹰隼，攒矢如雨，莫能中之。顷刻之间，不知所向。然崔家大惊愕。后一品悔惧，每夕多以家童持剑戟自卫。如此周岁方止。十余年，崔家有人见磨勒卖药于洛阳市，容发如旧耳。

古押衙

唐王仙客者，建中中朝臣刘震之甥也。初，仙客父亡，与母同归外氏。震有女曰无双，小仙客数岁。皆幼稚，戏弄相狎。震之妻常戏呼仙客为王郎子。如是者凡数岁，而震奉孀姊及抚仙客尤至。一旦，王氏姊疾且重，召震约曰：“我一子之念可知也，恨不见婚宦。无双端丽聪慧，我深念之。异日，无令归他族，我以仙客为托。尔诚许我，瞑目无所恨也。”震曰：“姊宜安静，自颐养，无以它事自挠。”其姊竟不痊，仙客护丧归葬襄郡。服阕，思念身世孤子如此，宜求婚聚，以广后嗣。无双长成矣，我舅氏岂以位尊官显而废旧约耶！

于是，饰装抵京师。时震为尚书租庸使，门馆赫奕，冠盖填塞。仙客既覲，致于学舍弟子为伍，舅甥之分依然如故，但寂然不闻选娶之议。又于窗隙间，窥见无双姿质明艳，若神仙中人。仙客发狂，惟恐姻亲之事不谐矣。遂鬻囊橐，得钱数百万，舅氏、舅母左右给使，达于厮养，皆厚遗之。又因复设酒馔，中门之内，皆得入之矣。诸表同处，悉敬事之。遇舅母生日，市新奇以献。雕镂屏玉，以为首饰，舅母大喜。又旬日，仙客遣老妪以求亲之事闻于舅母。舅母曰：“我所愿也，即当议其事。”又数夕，有青衣告仙客曰：“娘子适以亲情事言于阿郎。阿郎云，向前亦未许之，模样云云，恐是参差也。”仙客闻之，心气俱丧，迟且不寐，恐舅氏之见弃也。然奉事不敢懈怠。一日，震趋朝，至日初出，忽然走马入宅，汗流气促，惟言：“锁却大门，锁却大门！”一家惶骇，不测其由。良久，乃言：“泾原兵士反，姚令言领兵入含元殿，天子出苑北门，百官奔赴行在，我以妻女为念，略归部署。疾召仙客为我勾当家事，我嫁与尔无双。”仙客闻命，惊喜拜谢。乃装金银罗锦二十驮，谓仙客曰：“汝易衣服，押领此物出开远门，觅一深隙店安下。我与汝舅母及无双出启夏门，绕城续至。”仙客依所教。至日落，城外店中待久不至。城门自午后扃锁，南望目断。遂乘驄秉烛。绕城至启夏门，门亦锁。守门者不一，特自棓，或坐或立，仙客下马徐问曰：“城中有何事，如此”又问：“今日有何人出此门者”曰：“朱太尉已作天

子。午后，有一人重戴，领妇人四五辈，欲出此门。街中人皆识，云是租庸使刘尚书。门司不敢放出。近夜追骑至，一时驱向北去也。”仙客大声恸哭，却归店。三更向尽，城门忽开，见火炬如昼，兵士皆持兵挺刃，传呼：“斩砍使出城，搜城外朝官！”仙客舍辎骑惊走，归襄阳。

村居三年，后知克复，京阙重经，海内无事，乃入京访舅氏消息。至新昌南街，立马彷徨之际，忽有一人马前拜，熟视之，乃旧使苍头塞鸿也。鸿本王家生，其舅常使得力，遂留之。握手垂涕。仙客谓鸿曰：“阿舅阿母安不”鸿云：“并在兴化宅。”仙客喜极云：“我便过街去！”鸿云：“某已得从良，客户有一小宅了，贩绘为业。今日已夜，郎君且就客户一宿，来早同去未晚。”遂引至所居，饮饌甚备。至昏黑，乃闻报曰：“尚书授伪命官，与夫人皆处极刑，无双已入掖庭矣。”仙客哀冤号绝，感动邻里。谓鸿曰：“四海至广，举目无亲戚，未知托身之所。”又问曰：“旧家人谁在”鸿曰：“惟无双所使婢采蘋者，今在金吾将军王遂中宅。”仙客曰：“无双固无见期，得见采蘋，死亦足矣。”由是，乃刺谒以从侄礼见遂中，具道本末，愿纳厚价以赎采蘋。遂中深见相知，感其事而许之。仙客税屋，与鸿蘋居。塞鸿每言：“郎君年渐长，合求官职，悒悒不乐，何以遣时”仙客感其言，以情恳告遂中。遂中荐见仙客于京兆尹李齐运。齐运以仙客前御为富平县尹，知长乐驿。

累月，忽报有中使押领内家三十人往园陵，以备洒扫。宿长乐驿，毡车子十乘。不下讫，仙客谓塞鸿曰：“我闻宫嫔选在掖庭，多是衣冠子女。我恐无双在焉，汝为我一窥，可乎”鸿曰：“宫嫔数千，岂便及无双。”仙客曰：“汝但去，人事亦未可定。”因令塞鸿假为驿吏，烹茗于帘外，仍给钱三千，约曰：“坚守茗具，毋暂舍去。忽有所睹，即疾报来！”塞鸿唯唯而去。宫人悉在帘下，不可得见之，但夜语喧哗而已。至夜深，群动皆息。塞鸿涤器篝火，不敢辄寐。忽闻帘下语曰：“塞鸿，塞鸿！汝争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”言讫，呜咽。塞鸿曰：“郎君见知此驿，今日疑娘子在此，令塞鸿问候。”又曰：“我不久语。明日我去后，汝于东北舍阁子中紫褥下，取书送郎君。”言讫便去。忽闻帘下急闹云：“内家中恶，中使索汤药甚急！”乃无双也。塞鸿疾告仙客。仙客惊曰：“我何得一见”塞鸿曰：“今方修渭桥，郎君可假作理桥官，车子过桥时，近车子立。无双若认得，必开帘子，当得瞥见耳。”仙客如其言，至第三车子，果开帘子，窥见，真无双也。仙客悲感怨慕，不胜其情。塞鸿于阁子中褥下得书送仙客，花笺五幅，皆无双真迹。词理哀切，叙述周尽。仙客览之，茹恨涕下。自此永诀矣。其书后云：常见敕使说，富平县古押衙，人间有心人，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，请解驿务，归本官。

遂寻访古押衙，间居于村墅。仙客造谒，见古生。生所愿，必力致之。绘

采瑶玉之赠，不可胜纪。一年未启口，秧满闲居于县，古生忽来，谓仙客曰：“洪，一武夫，年且老，何所用，郎君于某谒分。察郎君之意，将有求于老夫。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，感郎君之深恩，愿粉身以答效。”仙客泣拜，以实告古生。古生仰天，以手拍脑数四曰：“此事大不易。然与郎君求，不可朝夕便望。”仙客拜曰：“但生前得见，岂敢以迟晚为恨邪”半岁无消息。

一日，扣门，乃古生送书。书云：“茅山使者回，且来此。”仙客奔马见古生，生乃无一言。又启使者，复云：“杀却也。且吃茶。”夜深，谓仙客曰：“宅中有女家人识无双否”仙客以采蘋对，仙客立取而至。古生端相，且笑且喜云：“借留三五日，郎君且归。”后累日，忽传语说曰：“有高品过，处置园陵宫人。”仙客心甚异之。令塞鸿探所杀者，乃无双也。仙客号哭，乃叹曰：“本望古生，今死矣！为之奈何！”流涕歔歔，不能自己。

是夕更深，闻叩门甚急。及开门，乃古生也。领一笕子入，谓仙客曰：“此无双也。今死矣，心头微暖，后日当活。微灌汤药，切须静密。”言讫，仙客抱入阁子中，独守之。至明，遍体有暖气，见仙客，哭一声遂绝，救疗至夜方愈。古生又曰：“暂借塞鸿。”于生后掘一坑，坑稍深，抽刀断塞鸿头于坑中。仙客惊怕，古生曰：“郎君莫怕，今日报郎君恩足矣。比闻茅山道士有药术，其药服之者立死，三日却活。某使人专求得一丸，昨令采蘋假作中使，以无双逆党，赐此药今自尽。至陵下托以亲故，百缗赎其尸，凡道路邮传皆厚赂矣，必免漏泄。茅山使者及舁苑人在野外处置讫。老夫为郎亦自刎。郎君不得居此，门外有担子一十人，马五匹，绢三百匹。五更挈无双便发，变姓名浪迹以避祸。”言讫，举刃，仙客救之，头已落矣。遂并尸盖覆讫。未明发，历西蜀下峡，寓居于渚宫，悄不闻京兆之耗，乃挈稼归襄邓别业，与无双偕老矣。男女成群。

噫，人生之契阔会合多矣，罕有若此之奇，常谓古今所无。无双遭乱世籍没，而仙客之志，死而不夺，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，冤死者十余人。艰难走窜，其后归，故乡为夫妇五十年，何其异哉！

韦十一娘

程德瑜者，字元玉，徽贾人也。然性简默端重，有长者风。尝行货川陕间，即得利将归，过文阶道中，饮于逆旅。时有一妇人跨驴而至，年可三十许，颇有色，而貌甚武，亦投店饮。店中人无不属目。程独端坐不瞬。饭既毕，将行，妇忽举其袖恍然曰：“适无所携，而已餐主人饭，奈何”众皆讪侮之，而店主坚求其值。程遽起以钱酬之，曰：“此良子岂乏此数文，而君必困之耶”语毕，欲行。妇前再拜曰：“公诚长者，请公姓名，当倍酬公耳。”程答曰：“钱不足酬，姓名亦不足问也。”妇曰：“少间有小惊恐，妾将有以报公，故问

公，公幸忽隐。如欲知妾姓氏，则韦十一娘者是也。”程极讶其言不伦，漫道姓名而去。妇曰：“余于城西探一亲，少顷，亦当东耳。”策驴而去，其行如风。

程且行且疑，第以妇人语不足凭，又彼一饭之资尚不能措，即有惊恐，又安能相报也。与其仆驱而前，甫过三四里，道遇一人，荷笠负芟，衣体尘暗，似远行者。与程并道，或前或后。程试问之曰：“此前当何所抵”其人曰：“此去六十里为杨松镇，镇有旅铺可栖泊，近则不可得也。”程曰：“日暮可得达乎”其人视日影曰：“我可耳，君不可达也。”程曰：“我骑尔步，何反不相及”其人笑曰：“此南有支径，可二十余里，直达河水湾，又二十余里即镇耳。公官道迂回，故不相及。”程曰：“果有支径，即相指示，抵镇当以酒食奉劳，可乎”其人欣而前，程驱而从之，果得一径。初入，稍平坦，里许，渐硣确。有山陡绝，绕岗而行。密林如幄，仰不见天。程惶惧，咎其人。答曰：“前此即平路矣。”又度一丘，则转崎岖，程悔，欲回马。忽其人呼啸数声，即有红巾数辈涌出。程知不可脱，遽前揖曰：“宝镪恣君取之，惟鞍马衣装留为归徒之费耳。”盗果取其镪而去。动勦中，仆马俱失所在，程怅怅莫知所适从，登高望之，杳无踪迹。忽树叶窸窣有声，回视之，见一女子警然而至。视其貌甚姝，而体特轻便。方欲问之，遽前致词曰：“儿，韦十一娘弟子青霞也。知公惊恐，特此奉慰。复约会前岗之侧。”程顿悟曩语，稍安，随女子行半里许，则韦在焉。迎语程曰：“公大惊恐，不早相接，妾之罪也。然宝镪已取却，仆与马当即至也。”程唯唯。韦曰：“公不可前。小庵不远，能过一饭否失此处，亦无可寄宿也。”程从之。

过二岗，即见一山陡绝，四无连属，高峰入云。韦以手指之曰：“此是也。”引程攀萝附木而登，每陡绝处，韦与青霞扶掖而上，数步一休，喘呵不已。而韦与女子则无异平地。每上望，若将入云霭中。比中回视，则云霭又在下矣。如此行数里许，方得石磴。磴百级，乃有平土，则茅堂在焉，甚雅洁。揖程坐升榻上，更命一女曰缥云具茶果、松醪、山藪、饮程，皆芳香可爱。酒罢，命饭，意甚勤渠。程乃请曰：“曩不自戒，狼狈在途。非藉夫人威力，不能出诸泥涂。然不知夫人以何术能制诸鼠辈也”韦曰：“吾剑侠也。适于市肆，见公修雅，故相敬。然视公面气滞，知有忧虞，故为乏钱以相试耳。”程颇通文，读史鉴，因问之曰：“剑术始于唐，至宋而绝，故自元迄国朝，竟无闻者。夫人自何而学之”韦曰：“剑不始于唐，亦不绝于宋。自黄帝受符于玄女，而此术遂兴。风后习之，因破蚩尤。帝以术神奇，恐人妄用，又上帝之戒甚严，以是不敢宣言，而口授一二诚笃者，故其传未尝绝而亦未尝广也。其后，张良募之以击秦皇，梁王遣之以刺袁盎，公孙述之杀来臣，李师道之伤武元衡，皆此术也。此术既绝，唐之藩镇有相仿效，延致奇异，而一时罔利之人，皆为之用，故独见称

耳。而不知实犯大戒。大抵不得妄传人，妄杀人，不得为不义使而戕善人，不得杀人而居其名，此最戒之大者也。故元昊所遣，不敢贼韩魏公；苗刘所遣，不敢刺张德远；盖犹有畏心，顾前戒耳。”程曰：“史称黄帝与蚩尤战，不言有术；张良遣力士亦不言术；梁主、公孙述、李师道所遣盗耳，亦何术之有”韦曰：“公误矣。此正所谓不敢居其名者也。蚩尤生象异形，且有奇术，岂战阵可得；始皇拥万乘，仆从之盛可知，且秦法甚严，固无敢击之，亦未有击之而得脱者；至于袁盎官近侍，来岑为大帅，武相位台衡，而或取之万众之中，直戕之鞬鞞之下，非有神术，何以臻此。且武相之死，取其颅骨去，何其暇裕哉！此在史传，公不详玩之耳。”程曰：“史固有之。如太史公所传刺客，岂非其人乎！至荆轲则病其剑术疏，岂诸人固有得也”韦又曰：“史迁非也。秦诚无道，天所命也，纵有剑术，将安施乎李聂诸人，血气雄耳。此而谓之术则凡世之拚死杀人而以身殉之者，孰非术哉！”程曰：“昆仑摩勒如何”曰：“是特粗浅者耳。聂隐娘、红线斯至妙者也。摩勒以形用，但能历险阻，试矫健耳。隐娘辈以神用，其机玄妙，鬼神莫窥，针孔可度，皮郭可藏，倏忽千里，往来无迹，岂得无术”程曰：“吾观虬髯函仇人首而食之也，是术之所施，固在仇乎”韦曰：“不然。虬髯之事，寓言耳。虽仇亦有曲直，若我诚负，则亦不敢也。”“然则子之所仇孰为最”曰：“世之为守令，而虐使小民，贪其贿又戕其命者；世之为监司，而张大威权，悦奉己而害正直者；将帅殖货，不勤戎务，而因僭国事者；宰相树私党，去异己，而使贤不肖倒置者：此皆吾术所必洮者也。若夫舞文之吏，武断之豪，则有刑宰主之；忤逆之子，负心之徒，则有雷部司之；我不与也。”程曰：“杀人之状如何，何我未前闻也”韦笑曰：“岂可令君知也。凡此之辈，重者或径取其首领及其妻子；次者或人其咽，断其喉，或伤其心，使其家但知其为暴卒，而不得其由，或以术摄其魂，使之佗僚失志而歿，或以术迷其家，使之丑秽迭出，愤郁而死；其时未至者，但假以神异梦寐以惊惧之而已。”程曰：“剑叮试乎”曰：“大者不可妄用，且恐怖公，小者可也。”

乃呼二女子至，曰：“程公欲观剑，可试为之。即此悬崖旋制可也。”女曰：“诺。”韦即出二丸子，向空掷之，数丈而坠。女即跃登枝杪，以手承之，不差毫发，接而拂之，皆霜刃也。其枝樛曲倒悬，下临绝壑，窅不可测，程观之，神夺体栗，毛发森竖，而韦谈笑自若。二女运剑，为彼此击刺之状。初犹可辨，久之，则但如白练飞绕而已。食顷乃下，气不嘘，色不变。程叹曰：“真神人也。”时已昏黑，乃就升榻上，施衾褥，命程卧，仍加以鹿裘。韦与二女作礼而退，宿其石室中。

时方八月，程拥裘覆衾，犹觉凉凉，盖其居高寒故也。未明，韦已兴，盥栉毕，程亦与。韦出拜，相慰劳。早膳毕，命青霞操弓矢下山求野鲜饌，无所

得。复命縹云，坐谈未久，縹云携雉兔各一至。韦甚喜，命庖治命酌。程曰：“雉兔固不易得手，山中何乏此”曰：“山中诚不乏此，彼潜藏难求耳。”程笑曰：“子之神术，无求不获，何有雉兔”韦曰：“公何谬也。吾术固可用以伤物命以充口腹乎不惟神理莫容，亦不得小用之如上此也。固当挟弓矢、尽人力取之耳。”程深叹服。既而，酒至数行，程请曰：“夫人家世，亦可闻乎”韦踟躇沉吟曰：“事多可愧，然公长者，言之固无妨耳。妾故长安人，父母贫，携妾取寓平凉，以艺营食。父亡，独与母居。又二年，以妾嫁同里郑氏子，而母亦适人。郑子挑达无度，喜侠游，不事产业。数谏之，辄至反目。因弃余，与其徒之塞上立功，竟无复耗。而伯氏不良，屡以言挑我，我峻拒之。他日，强即我，我提床头剑刺之，不殊而走。我自念，不得于夫，又伤其兄，虽衅不自我，亦何颜立其家。先是，有赵道姑者，有神术，自幼爱我，谓可传其道，制于父母，未遂也。次日，潜往投之，道姑欣然接纳曰：“此地不可居吾山中有别业。”即携我登一峰，较此更峻。既上，则团瓢止焉。教我以术，至暮则径下山去，而留我独宿。戒之曰：‘无得饮酒及外淫也。’余意，深山中二事皆非所当有，心不然之。遂宿其床，至更次，有男子逾垣而入，貌绝美。余遽惊起，问之不答，叱之不退。其人遽前，将拥抱我，我不从，彼求益坚。抽剑欲击之，其人亦出剑相刺，剑极精。我方初学，不逮也。乃掷剑哀求之曰：‘妾命薄久，已安，诚不忍及乱，且师有明戒，不敢犯也。’其人不听，力欲加我以剑，我引颈受之曰：‘死即死耳，吾志不可夺也。’其人却剑而笑曰：‘可以知子之心矣。’谛视之，非男子，即道姑也。因是，谓我心坚，遂尽受其术。术成而远游，遂居此山耳。”程听之，愈加钦重。日将午，辞韦行。韦出药一囊，授之曰：“每岁服一丸，可一年无疾。”乃送程下山，至大道而别。程行数里，则群盗举货及仆马候矣。程命分半与之，不可；举一金赠之，不可。问其故，曰：“韦家娘子有命，虽千里不敢违也。违则必知之，吾不敢以性命博君货。”程乃叹惜，束装而行，遂不相闻。

又十余年，程复出蜀，行栈道中，有少妇从士人行，数日程，程亦若素相识者，忽呼曰：“程丈固无恙乎，独不忆青霞耶”程方悟，乃与霞及士人相见。霞顾士人曰：“此即吾师所重程丈也。”揖程于树下，相慰。而霞言其师尚如故。别程后数年，师命嫁此士人。縹云亦已从人，师亦复有弟子。今我辈但岁时省之耳。问其所之，云：“有少公事。”意甚仓卒，遂别。去后数日，传闻蜀中某官暴卒。程心疑霞之为然。某人者，好诡激饰名，阴挤人而夺之位耳。是后，更不复相闻矣。

义倡者，长沙人也。不知其姓氏，家世倡籍。善讴，尤喜秦少游乐府，得一篇则手笔口咏不置。

久之，少游坐钩党南迁，道长沙，访潭土风俗、妓籍中可与言者。或言倡，遂往焉。少游初以潭土去京数千里，其俗山獠夷陋。虽闻娼名，意甚易之。及见，观其姿容既美，而所居复潇洒可人意。以为非唯自湖外来所未有，虽京路间亦不易得。坐语间，顾见几上文一篇，就视之，目曰《秦学士词》。因取竟阅，皆已平日所作者。环视无它文，少游窃怪之。故问曰：“秦学士何人也，若何自得其词之多”倡不知其少游也，即具道所以。少游曰：“能歌乎”曰“素所习也。”少游愈益怪曰：“乐府名家，无虑数百，若何独爱此乎不惟爱之，而又习之歌之。若素爱秦学士者，彼秦学士亦尝遇若乎”曰：“妾僻陋在此，秦学士京师贵人也，焉得至此。藉令至此，岂顾妾哉。”少游乃戏曰：“若爱秦学士，徒悦其词尔，若使亲见容貌，未必然也。”倡叹曰：“嗟乎，使得见秦学士，虽为之妾御，死复何恨。”少游察其语诚，因谓曰：“若欲见秦学士，即我是也。以朝命贬黜，因道而来此尔。”倡大惊，貌若不怪者，稍稍引退，入谓母媪。有顷，媪出设位，坐少游于堂，倡冠帔立阶下，北面拜，少游起且避，媪掖之坐，以受拜。已且张筵饮，虚左席，示不敢抗。母子左右侍觞，酒一行，率歌少游一阙，以侑之。卒饮，甚欢。比夜，乃罢，止少游宿。衾枕席褥必躬设，夜分寝定，倡仍寝。先平明起，饰冠帔，奉沃匜，立帐外以待。少游感其意，为留数日。倡不敢以燕惰见，愈加敬礼。将别，嘱曰：“妾不肖之身，幸侍左右。今学士以王命不可久留，又不敢从行，恐重以为累，惟誓洁身以报。它日北归，幸一过妾，妾愿毕矣。”少游许之。

一别数年，少游竟死于藤。倡虽处风尘中，为人婉婉，有气节。既与少游约，因闭门谢客，独与媪处。官府有召，辞不获，然后往。誓不以此身负少游也。一日昼寝，寤惊，泣曰：“吾自与秦学士别，未尝见梦。今梦来别，非吉兆也。秦其死乎”亟遣仆顺途覘之。数日得报，秦果死矣。乃谓媪曰：“吾昔以此身许秦学士，今不可以死故背之。”遂衰服以赴，行数百里，遇于旅馆。将入，门者御焉。告之故而后入，临其丧，拊棺绕之三周，举声一恸而绝。左右惊救，已死矣。湖南人至今传之，以为奇事。

京口人钟鸣将之，常州校官，以闻于郡守李次山结，既为作传，又系赞曰：

倡慕少游之才，而卒践其言，以身事之而归死焉，不以存亡间，可谓义倡矣。世之言倡者，徒曰下流不足道。呜呼，今夫士之洁其身以许人，能不负其死，而不愧于倡者几人哉！倡虽处贱，而节义若此。然其处朝廷，处乡里，处亲识僚友之际，而士君子其称者，乃有愧焉。则倡之义，岂可薄耶！诗曰“采葑采

菲，无以下体。”予闻李使君言，其先大父往持节湖湘间，至长沙闻倡之事而叹异之，惜其姓氏不传云。复书长句于后曰：

洞庭之南潇湘浦，佳人娟娟隔秋渚。门前冠盖但如云，玉貌当年谁为主。

风流

学士淮南英，解作多情断肠句。流传往经过湖岭，未见谁知心已赴。举首却在天一

方，直北中原数千里。自怜容华能几时，相见河清不可俟。北来迁客古藤州，渡湘

独吊长沙傅。天涯流落行路难，暂解征鞍聊一顾。横波不作常人看，邂逅乃慰平生

慕。兰堂置酒罗羞珍，明烛烧膏为延伫。清歌宛转绕梁尘，博山空蒙散烟雾。雕床

斗帐芙蓉褥，上有鸳鸯合欢被。红颜深夜承燕娱，玉笋清晨奉巾屣。匆匆不尽新知

乐，惟有此身为君许。但说恩情有重来，何期不别岁将暮。午枕孤眠魂梦惊，惊梦

君来别如平生。与君已别复何别，此别无乃非吉征。万里海风掀雪浪，魂招不归竟

长往。效死君前若不知，向来宿约期无爽。君不见二妃追帝号苍梧，恨染湘竹终不

枯。无情湘水自东注，至今班笋盈江隅。屈原《九歌》岂不好，煎胶续弦千古无。

我今试作《义倡传》，尚使风期后来见。

汧国夫人

汧国夫人李娃，长安之娼女也。节行环奇，有足称叹，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。

天宝中，有常州刺史荣阳公者，略其姓氏不书，时望甚崇，家徒甚殷。知命之年，有一子，始弱冠，隽朗有词藻，迥然不群，深为时辈推服。其父爱而器之，曰：“此吾家千里驹也。”应乡试秀才举，将行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，计其京师薪储之费，谓之曰：“吾观尔之才，当一战而霸。今备二载之用，且丰尔之给，将为其志也。”生亦自负，视一第如指掌。

自毗陵发，月余抵长安，居于布政里。常游东市还，自平康东门入，将访友西南，至鸿珂曲，见一宅，门庭不甚广，而室宇严邃，阖一扉。有娃方凭一

双鬟青衣而立，妖姿娇妙，绝代未有。生忽见之，不觉停骖久之，徘徊不能去。乃诈坠鞭于地，俟其从者，敕取之。累盼于娃，娃回眸凝睇，情甚相慕。竟不敢措词而去。生自尔若有失，乃密征其友游长安之熟者，以讯之。友曰：“此狎邪女李氏宅也。”曰：“娃可求乎”对曰：“李氏颇贍，前与之通者，多贵戚豪族，所得甚广，非累百万，不能动其志也。”生曰：“苟患其不谐，虽百万何惜！”

他日，乃洁其衣服，盛宾从而往。扣其门，俄有侍儿启扃，生曰：“此谁之第邪”侍儿不答，驰走大呼曰：“前时遗策郎也！”娃大悦，曰：“尔姑止之。吾当整妆易服而出。”生闻之，私喜。乃引至萧墙间，见一姥垂白上接，即娃母也。跪拜，前致词曰：“闻兹地有隙院，愿税以居，信乎”姥曰：“惧其浅陋湫隘，不足以辱长者所处，安敢言直耶。”延生于迟宾之馆，馆宇甚丽，与生偶坐，因曰：“某有女娇小，技艺薄劣，欣见宾客，愿将见之。”乃命娃出，明眸皓腕，举步艳异。生遽惊起，莫敢仰视，与之拜迎，叙寒煖。触类妍媚，目所未睹。复坐，烹茶斟酒，器用甚洁。久之，日暮，鼓声四动。姥访其居远近，鼓已发矣。生给之曰：“生延平门外数里。”冀其远而见留也。姥曰：“当速归，无犯禁。”生曰：“幸接欢笑，不知日之云夕。道里辽阔，城内又无亲戚，将若之何”娃曰：“不见责僻陋，方将居之，宿何害焉。”生数目姥，姥曰：“唯唯。”生乃召其家童，持双缣，请以备一宵之馔。娃笑而止之曰：“宾主之仪，且不然也。今夕之费，愿以贫窶之家，随其粗粝以进之，其余以俟他辰。”固辞，终不许。俄，徙坐于西堂，帷幕帘榻，焕然夺目。妆奁衾枕，亦皆侈丽。乃张烛进馔，品味甚盛。彻馔，姥起。生、娃谈话方切，而诙谐调笑，无所不至。生曰：“前偶过其门，遇卿适在屏间，厥后心常勤念，虽寝与食，未尝或舍。”娃曰：“我心亦如之。”生曰：“今之来，非直求居而已。愿偿平生之志，但未知命也若何”言未终，姥至，访其故，具以告。姥笑曰：“男女之际，大欲存焉。情苟相得，虽父母之命，不能止也。女子固陋，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。”生遽下阶，拜而谢焉。曰：“愿以己为厮养。”姥遂目之为郎，饮酣而散。及旦，尽徙其囊橐，因家于李之第。

自是，生屏迹戢身，不复与亲知相闻，日会其倡优侪类，嬉戏游宴。囊中尽空，乃鬻俊乘及其家童。岁余，资财仆马荡尽。迺来，姥意渐怠，妓情弥笃。它日，娃谓生曰：“与郎相知一年，无孕嗣。常闻竹林神者，报应如响。将致荐酹求之，可乎”生不之悟。大喜。乃质衣于肆，以备牢醴，与娃同谒祠宇而祷祝焉。信宿而返，策驴而后。至里北门，娃谓生曰：“此东转小曲中，某之姨宅也。将憩而覲之，可乎”生如其言，前行不逾百步，果见一车门，窥其际，甚宏敞。其青衣自车后止之曰：“至矣。”生下，适有一人出访曰：“谁也”曰：“李娃

也。”乃入告。俄有一妪至，年可四十余，与之将迎，曰：“吾甥来否”娃下车，妪逆访之曰：“何久疏绝”相视而笑。娃引生拜之。既见，遂偕入西戟门偏院中。有山亭，竹树葱菁，池榭幽绝。生谓娃曰：“此姨之私第耶”笑而不答，以他语对。俄献茶果，甚珍奇。食顷，有一人靽大宛汗马流驰至，曰：“姥遇暴疾颇甚，殆不识人，宜速归！”娃谓姨曰：“方寸乱矣！某骑而前去，当令返乘，便与郎偕来。”生拟随之，其姨与侍儿偶语，一手挥之，令生止于户外，曰：“姥且歿矣，当与某议丧事，以济其急，奈何遽相随而去！”乃止，共计其凶仪斋祭之用。日晚乘不至，姨言曰：“无复命何也郎骤往覘之，某当继至。”生遽往，至旧宅门，扃锁甚密，以泥緘之。生大骇，诘其邻人。邻人曰：“李本税此而居，约已周矣。第主自收，姥徙居，而且再宿矣。”征徙何处，曰：“不详其所。”生将驰赴宣阳，以诘其姨，日已晚矣，计程不能达。乃弛其装服，质馕而食，赁榻而寝。生恚怒方甚，自昏通旦，不能交睫。质明，乃策蹇而去。既至，连叩其扉。食顷，无人应。生大呼数四，有宦者徐出，生遽访之，曰：“姨氏去乎”曰：“无之。”生曰：“昨暮至此，何故匿之”访其谁氏之第，曰：“此崔尚书宅，昨有一人税此院，云逢中表之远至者，未暮去矣。”生惶惑发狂，罔知所措，因返访布政旧邸，邸主哀而进膳。生怨懣，绝食三日，遘疴甚笃。旬余愈甚，邸主惧其不起，徙之于凶肆中。绵缀移时，阖肆之人共伤叹而互饲之。后稍愈，杖而能起。

由是，凶肆多假之令执穗帷，获其值以自给。累月，渐复壮。每听其哀歌，自叹不及逝者，辄呜咽流涕，不能自止，归则效之。生聪敏者也，亡何，曲尽其妙，虽长安无有伦比。初，二肆之佣凶器者，互争胜负。其东肆车輿皆奇丽，殆不敌，惟哀挽劣焉。其东肆长知生绝妙，乃釀二万索顾焉。其党耆旧，共较其所能者，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。累旬，人莫知之。其二肆长相谓曰：“我欲各阅所备之器于天门街，以优劣。其不胜者罚直五万，以备酒馔之用，可乎”二肆许诺。乃要立符契，署以保订，然后阅之。士女大和会，聚至数万。于是，里胥告于贼曹，贼曹闻于京尹。四方之士，尽赴趋焉，巷无居人。自旦阅之，及亭午，历抵輿鞶威仪之具，西肆皆不胜，师有惭色。乃置层榻于南隅，有长鬣者拥铎而进，翊卫数人。于是，奋髯扬眉，扼腕顿颡而登，乃歌白马之词，恃其夙胜，顾盼左右，旁若无人。齐声赞扬之，自以为独步一时，不可得而屈也。有顷，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，有乌巾少年，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，即生也。整其衣服，俯仰甚徐。申喉发调，容若不胜，乃歌薤露之章，举声清越，响振林木。度曲未终，闻者欷歔掩泣。西肆长为众所诮，益惭耻，密置

所输之直于前而潜遁焉。四座愕眙，莫之测也。

先是，天子方下诏，俾外方之牧，岁一至阙下，谓之入计。时也，适遇生之父在京师，与同列者易服窃往观焉。有老竖即生乳母婿也，见生之举措辞气，将认之，而未敢，乃泫然流涕。生父惊而诘之。因告曰：“歌者之貌，酷似郎之亡子。”父曰：“吾子以多财为盗所害，奚至是耶”言讫，亦泣。及归，竖间驰往访于同党曰：“向歌者谁，若斯之妙欤”皆曰：“某氏之子。”征其名，且易之矣。竖慄然大惊，徐往，迫而察之。生见竖，色动，回翔将匿于众中。竖遽持其袂曰：“岂非某乎”相持而泣，遂载以归。至其室，父责曰：“志行若此，污辱吾门，何施面目复相见也。”徒行出门，至曲江西杏园东，去其衣服，以马捶鞭之数百，生不胜其苦而毙。父弃之而去。其师命相狎昵者阴随之，归告同党，共加伤叹，令二人赍苇席瘞焉。至则心下微温，举之，良久气稍通，因共荷而归，以苇筒灌饮，经宿乃活。月余，手足不能自举，其楚挞之处，皆溃烂，秽甚。同辈患之。一夕，弃于道周。行者咸伤之，往往投其余食，得以充肠。十旬，方杖策而起。披布裘，裘有百结，纒缕如悬鹑。持一破瓿，巡于闾里以乞食为事。自秋徂冬，夜入于粪琅窟室，昼则周游廛肆。一旦大雪，生为冻馁所驱，冒雪而出，乞食之声甚苦。闻见者莫不凄恻。时雪方甚，人家外户多不发。至安邑东门，循里垣北转，第七八有一门，独启左扉，即娃之第也。生不知之，偶连声疾呼饥冻之甚，音响凄切，所不忍听。娃自阖中闻之，谓侍儿曰：“此必生也。我辨其音矣。”连步而出，见生枯瘠疥疔，殆非人状，娃意感焉。乃谓曰：“岂非某郎耶”生愤懑绝倒，口不能言，颌颐而已。娃抱其颈，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，失声长恸曰：“令子一朝及此，我之罪也。”苏而复绝。姥大骇，奔至曰：“何也”娃曰：“某郎。”姥遽曰：“当逐之，奈何容至此！”娃敛容却涕曰：“不然。此良家子也。当昔驱高车，持金装，至某之室，不逾期而荡尽，且互设诡计，舍而逐之，殆非人行。令其矢志，不得齿于人伦。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使其情绝，杀而弃之，又困蹶若此。天下之人尽知为某也。生亲戚满朝，一旦当权者熟察其本末，祸将及矣。况欺天负人，鬼神不佑，徒自遗其殃耳。某为老子，迨今有二十岁矣。计其赀，不啻直千金。今姥年六十余，愿计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赎身，当与此子别置所诣。所诣非遥，晨昏得以温清，某愿足矣。”姥度其志不可夺也，因许之。

给母之余，有百金，离北隅四五家，税一隙院。乃与生洒浴，易其衣服。为汤粥通其肠，次以苏乳润其脏。旬余，方荐水陆之饌。头巾履袜，皆取珍异者衣之。未数月，肌肤稍腴。卒岁，平愈如初。异时，娃谓生曰：“体已康矣，志已壮矣。渊思寂虑，默想曩昔之艺业，可温习乎”生思之曰：“十得二三耳。”娃命车出游，生骑从而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，令生拣而市之，计费百金，尽载以归。因令生斥弃百虑以志学，俾夜作昼，孜孜矻矻。娃常偶坐，宵分

乃寐。伺其疲倦，即喻之缀诗赋。二岁而业大就，海内文籍，莫不该览。生谓娃曰：“可策名试艺矣。”娃曰：“未也。且令精熟，以俟百战。”更一年，曰：“可行矣。”于是，遂一上登甲科，声振礼闱。虽前辈见其文，罔不敛衽敬羨，愿友之而不可得。娃曰：“未也。今秀才苟得一科擢一第，则自谓可以取中朝之显职，擅天下之美名。子行秽迹鄙，不侔于它士，当砉淬利器，以求再捷，方可以连衡多士，争霸群英。”生由是益自勤苦，声价弥甚。其年遇大比，诏征四方之隽，生应直言极谏策科，名第一，授成都府参军。三事以降，皆其友也。

将之官，娃谓生曰：“今之复子本躯，妾亦不相负也。愿以残年，归养老姥。君当结媛鼎族，以奉蒸尝。中外婚媾，无自黯也。勉思自爱，某从此去矣。”生泣曰：“子若弃我，当自刳以就死。”娃固辞不从，生勤请弥恳。娃曰：“送子涉江，至于剑门，当令我回。”生许诺。月余，至剑门，未及发而除书至。生父由常州召入拜成都尹兼剑南采访使。浹辰父到，生因投刺谒于邮亭。父不敢认，见其祖父官讳，方大惊。命登阶，抚背恸哭移时，曰：“吾与尔父子如初。”因诘其由，具陈其本末，大奇之。诘娃安在。曰：“送某至此，当令复还。”父曰：“不可。”翌日，命驾与生先之成都，留娃于剑门，筑别馆以处之。明日，命媒氏通二姓之好，备六礼以迎之，遂如秦晋之偶。娃既备礼，岁时伏腊，妇道甚修，治家严整，极为亲所眷尚。后数岁，生父母偕歿，与娃持孝甚至。有灵芝产于倚庐，一穗三秀。本道上闻。又有白燕数十，巢其层薨，天子异之，宠赐加等。终制，累迁清显之任，十年间，至数郡。娃封沂国夫人。有四子，皆为大官，其卑者犹为太原尹。弟兄婚媾皆甲门。内外隆盛，莫与之京。嗟乎，倡荡之姬，饰行如此，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。焉得不为叹息哉。

叛臣辱妇，每出于名门世族；而伶工贱女，乃有洁白坚贞之行。岂非秉彝之良有不间耶。观夫项王悲歌虞姬刎；石崇赤族绿珠坠；建封卒官盼盼死；禄山作逆雷清恸；昭宗被贼宫姬蔽；少游谪死楚妓经。若是者，诚出天性之所安，并非激以干名也。至于娃之守志不乱，卒相其夫以底于荣美，则尤人所难。呜呼，倡也犹然！士乎可以知勉矣。

负情侬

万历间，浙东李生，系某藩臬子。人货游北雍，与教坊女郎杜十娘情好最殷。往来经年，李货告匮。女郎母颇以生频来为厌。然而，两人交益欢。女姿态为平康绝代，兼以管弦歌舞，妙出一时，长安少年所藉代花月者也。母苦留连，始以挑怒，李恭谨如初。已而，声色竞严，女益不堪，誓以身归李生。母自揣女非己出，而故事教坊落藉，非数百金不可，且熟知李囊无一钱，思有以

困之，令愧不办，庶自亡去。乃戟掌诟女曰：“汝能耸郎君措三百金畀老身，东西南北，惟汝所之。”女郎慨然曰：“李郎虽落魄旅邸，办三百金不难。顾当仰诸人，倘金聚母负约，奈何”母策李郎穷途，侮之，指烛中生花，谑郎之得女也。”遂相与要言而散。

女至夜半，悲啼谓李生曰：“郎君游费，固不足谋妾身，然亦有意于交亲中得缓急乎”李惊曰：“喜，惟惟。向非无心，第未敢言耳。”明日，故为束装状，遍辞亲知，多方乞贷。亲知咸以生沉湎狭斜，积有日月，忽欲南辕，半疑涉妄；且李生之父，怒生飘零，作书绝其归路，今若贷之，非惟无所征德，且索负无从，皆援引支吾。生因循经月，空手来见。女中夜叹曰：“郎君果不能办一钱耶妾褥中有碎金百五十两，向缘线裹絮中，明日令平头密持去，以次付母。外此非妾所办，奈何”生惊喜，珍重持褥而去。因出褥中金，语亲知，亲知悯杜之有心，毅然各敛金付生，仅得百两，生泣谓女：“吾道穷矣！顾安所措五十金乎”女雀跃曰：“毋忧，明日妾从邻家姊妹中谋之。”至期，果得五十金，合金而进，母欲负约，女悲啼向母曰：“母曩责郎三百金，金具而母失言，郎持金去，女无望生矣！”母惧人金俱亡，乃曰：“如约。第自顶至踵，寸珥尺素非汝有也。”女忻然从命。明日，秃髻布衣从生出门，过院中诸姊妹作别。诸姊妹咸感激涕下，曰：“十娘为一时风流领袖，今从郎君蓝缕出院，岂非姊妹羞乎”于是，人各赠以所携。须臾之间，簪驱衣履，焕然一新矣。诸姊妹复相谓曰：“郎君与姊，千里间关，而行李无曾约束。”复合赠以一箱。箱中之盈虚，生不能知，女亦若为不知也者。日暮，诸姊妹各相与挥泪而别。女郎就生逆旅，四壁萧然。生但两目瞪视几案而已。女脱左膊生娟，掷朱提二十两曰：“持此为舟车资。”明日，生办舆马出崇文门，至潞河附奉使船，抵船而金已尽，女复露右臂生绡，出三十金曰：“此可以谋衣食矣。”生频承不测，快幸遭逢，于是，自秋涉冬，嗤来鸿之寡俦，嗤游鱼之乏比，誓白头则皎露为霜，指赤心则丹枫交炙，喜可知也。

行及瓜州，舍使者舳舻，别赁小舟，明日欲渡。是夜，璧月盈江，练飞镜写，生谓女曰：“自出都门，便埋头项。今夕专舟，复何顾忌。且江南水月，何如塞北风烟，顾作此寂寂乎”女亦以久淹行迹，悲关山之迢递，感江月之交流，乃与生携手月中，趺坐船首。生兴发，执卮倩女清歌，少酬江月。女宛转微吟，忽焉入调。鸟啼猿咽，不足以喻其悲也。有邻舟少年者，积盐维扬，岁暮将归故里，年仅二十左右，青楼中推为轻薄祭酒。酒酣闻曲，神情欲飞，而音响已寂。遂通宵不寐。黎明而风雪阻渡，少年物色生舟，知中有尤物，乃貂帽复纒，弄形顾影，微有所窥，因扣舷而歌。生推篷四顾，雪色森然。少年稍致绸缪，即邀生上岸，至酒肆论心。酒酣，微叩公子昨夜清歌为谁，生具以实

对。复问：“公子渡江，即归故乡乎”生惨然告以难归之故，丽人将邀我于吴越山水之间。杯酒缠绵，无端尽吐情实。少年愀然谓公子：“旅靡芜而挟桃李，不闻明珠委路，有力交争乎且江南之人，最工轻薄。情之所钟，不敢爱死。即鄙心时时萌之，况丽人之才，素行不测，焉之不借君以为梯航，而密践他约于前途。则震泽之烟波，钱塘之风浪，渔腹鲸齿，乃公子之一坏三尺也，抑愚闻之，父与色孰亲，欢与害孰切，愿公子之熟思也。”生始愁眉曰：“然则奈何”曰：“愚有至计甚便于公子，然而顾公子不能行也。”公子曰：“为计奈何”客曰：“公子诚能割厌余之爱，仆虽不敏，愿上千金为公子寿。得千金则可以归报尊君，舍丽人则可以道路无恐，幸公子熟思之。”生既飘零有年，携形挈影，虽鸳树之诅，生死靡他；而燕幕之栖，进退维谷。羝藩狐济，既猜月而疑云；燕喙龙燄，更悲魂而啼梦。乃低首沉思，辞以归而谋诸妇。遂与少年携手下舫，各归舟次。女桃灯，俟生小饮，生目动齿湿，终不出辞，相与拥被而寝。至夜半，生悲啼不已。女急起坐，抱持之曰：“妾与郎君处，情境几三年，行数千里，未尝哀痛。今日渡江，正当为百年欢笑，忽作此面向人，妾所不解。抑声有离音，何也”生言随涕兴，悲因情重。既吐颠末，涕泣如前。女始解抱谓李生曰：“谁为足下画此策者，乃大英雄也。郎得千金，可覲二亲；妾得从人，无累行李。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贤哉，其两得之矣。顾金安在”生对以未审卿意云何，金尚在是人篋内。女曰：“明早急过诺之。然千金重事也，须金入足下篋中，妾始至是人舟内。”时夜已过半，即请起为艳妆，曰：“今日之妆，迎新送旧者也，不可不工。”计妆毕，而已就曙矣。

少年已刺船李生舟前，得女郎信，大喜曰：“请丽卿妆台为信。”女忻然谓李生界之，即索少年聘贖过船，衡之无爽。于是，女郎起自舟中，据舷谓少年曰：“顷所携妆台中，有李郎路引，可速捡还。”少年急如命，女郎使李生抽某一箱来，皆集凤翠霓，悉投水中，约值数百万金。李生与轻薄子及两船人，始竟大咤。又指生抽一箱，悉翠羽、明珰、玉箫、金管，值几千金，又投之江。复令生抽出某革囊，尽古玉、紫金之玩，世所罕有，其价盖不贖，亦投之。最后，悉生抽一匣出，则夜明之珠盈把，舟中人一一骇，喧声惊集市人，女又欲投之江。李生不觉大悔，抱女郎恸哭止之，虽少年亦来劝解。女郎推生于侧，而啐詈新安人曰：“汝闻歌荡情，遂代莺弄舌，不顾神天，剪绠落瓶，使妾将骨殷血碧。自恨弱质，不能抽刀向佗。乃复贪财，强求萦抱，何异狂犬，方事趋风，更欲争骨。妾死有灵，当诉之明神，不日夺汝人面。且藏形诒影，托诸姊妹，蕴藏奇货，将资李郎归见父母也。今畜我不卒，而故暴扬之者，欲人知李郎眶中无瞳耳。妾为李郎涩眼几枯，翕魂屡散。事幸粗成，不念携手，而倏溺笙簧。畏行多路，一朝弃捐，轻于滓汁。顾乃婪此残膏，欲收覆水，妾更何

颜而听其挽鼻。今生已矣。东海沙明，西华黍垒，此恨纠缠，宁有尽耶！”于是，舟中崖上，观者无不流涕，詈李生为负心人。而女郎已持明珠赴江水不起矣。当是时，目击之人，皆欲争欧少年及李生，各鼓枻分道逃去，不知所之。噫，若女郎亦何愧子政所称烈女哉！虽深闺之秀，其贞奚以加焉。

宋幼清曰：“余自庚子秋，闻其事于友人。岁暮多暇，援笔叙事，至‘妆毕而已就曙矣’，时夜将分，困惫就寝，梦披发而其音妇人者，谓余曰：‘妾自恨不识人，羞令人间知有此事。近幸冥司见怜，令妾稍司风波，间预人间祸福。若郎君为妾传奇，妾将使君病作。’明日果然，几十日而间，因弃置篋中。丁未，携家南归，舟中检笥稿，见此事尚存，不忍湮没，急捉笔足之，惟恐其复祟，使我更捧腹也。既书之纸尾，以纪其异，复寄语女郎：‘传已成矣，它日过瓜洲，幸勿作恶风波相虐。倘不见谅，渡江后必当复作，宁肯折笔同盲人乎！’时丁未秋七月二日，去庚子盖八年矣。舟行卫河道中，距沧州约百余里。不数日，而女奴露桃忽堕河死。”

崔莺莺

唐贞元中，有张生者，性温茂，美丰容，内秉坚孤，非礼不可入。或朋从游宴，扰杂其间，他人皆汹汹拳拳，若将不及，张生容顺而已，终不能乱。以是，年二十三岁，未尝近女色。知者诘之，谢而言曰：“登徒子非好色者，是有淫行。余真好色者，而适不我值。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，未尝不留连于心，是知其非忘情者也。”诘者哂之。

亡何，张生游于蒲。蒲之东十余里，有僧舍曰普救寺，张生寓焉。适有崔氏孀妇，将归长安，路经于蒲，亦止兹寺。崔氏妇，郑女也。张出于郑，绪其亲，乃异派之从母。是岁，浑瑊薨于军，有中人丁文雅，不善于军。军人因丧而扰，大掠蒲人。崔氏之家，财产甚厚，多奴仆。旅寓惶骇，不知所托。先是，张与蒲将之党友善，请吏护之，遂不及于难。十余日，廉使社确将天子命以统戎节，令于军，军由是戢。郑厚张之德甚，因饰馔以命张，中堂宴之。复谓曰：“姨之孤嫠未亡，提携幼稚，不幸属师徒大溃，实不保其身。弱子幼女，犹君之生也，岂可比常恩哉！今俾以仁兄礼奉见，冀所以报恩也。”命其子，曰欢郎。可十余岁，容甚温美。次命女：“莺莺出拜，尔兄活尔。”久之，辞疾。郑怒曰：“张兄保尔之命，不然尔且虏矣，能复远嫌乎”久之，乃至。常服悴容，不加新饰，垂鬟黛接，双脸断红而已。颜色艳异，光辉动人。张惊，为之礼。因坐郑旁。以郑之抑而见也，凝睇怨绝，若不胜其体。问其年纪。郑曰：“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，终今贞元庚辰，生十七年矣。”张生稍以词导之，不对。终席而罢。张自是惑之，愿致其情，无由得也。

崔之婢曰红娘，生私为之礼者数四，乘间遂道其衷。婢果惊沮，溃然而奔。张生悔之。翌日，婢复至，张生乃羞而谢之，不复云所求矣。婢因谓张曰：“郎之言，所不敢言，亦不敢泄。然而崔之族姻，君所详也。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。”张曰：“予始自孩提，性不苟合，或时绮纨闲居，曾莫流盼。不为当年，终有所蔽。昨日一席间，几不自持。数日来，行忘止，食忘饱，恐不能逾旦暮。若因媒氏而娶，纳采问名，则三四月间，索我于枯鱼之肆矣。尔其谓我何”婢曰：“崔之贞顺自保，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。下人之谋，固难入矣。然而，善属文，往往沉吟章句，怨慕者久之。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，不然，则无由也。”张大喜，立缀《春词》二首以投之。是夕，红娘复至，持彩笺以授张曰：“崔所命也。”题其篇曰《明月三五夜》，其词曰：

待月西厢下，迎风户半开。

拂墙花影动，疑是玉人来。

张亦微喻其旨。是夕，岁二月旬有四日矣。崔之东有杏花一树，扳援可逾。既望之夕，张因梯其树而逾焉。达于西厢，则户半开矣。红娘寝于床上，因惊之。红娘骇曰：“郎何以至”张因给之曰：“崔氏之笺召我矣，尔为我告之。”亡几，红娘复来，连曰：“至矣，至矣！”张生且喜且骇，必谓获济。及崔至，则端服严容，大数张曰：“兄之恩，活我之家，厚矣，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。奈何因不令之婢，致淫逸之词，始以护人之乱为义，而终掠乱以求之，以乱易乱，其去几何诚欲寝其词，则保人之奸，不义；明之于母，则背人之惠，不祥；将寄于婢仆，又惧不得发其真诚。是用托短章，愿自陈启。犹惧兄之见难，是用鄙靡之词，以求其必至。非礼之动，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，毋及于乱！”言毕，翻然而逝。张自失者久之，复逾而出。于是绝望。

数夕，张君临轩独寐，忽有人觉之，惊歛而起，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，抚张曰：“至矣，至矣！睡何为哉”置枕设衾而去。张生试目危坐，久之，犹疑梦寐，然而修谨以俟。俄而，红娘捧崔氏而至。至则娇羞融洽，力不能运支体。曩时端庄，不复同矣。是夕，旬有八日矣。斜月晶荧，幽辉半床。张生飘飘然，且疑神仙之徒，不谓从人间至矣。有顷，寺钟鸣，天将晓，红娘促去。崔氏娇啼宛转。红娘又捧之而去。终夕无一言。张生辨色而兴，自疑曰：“岂其梦邪”及明，睹妆在臂，香在衣，泪光荧荧然，犹莹于茵席而已。是后，十余日，杳不复至。张生赋《会真诗》三十韵，未毕，而红娘适至，因授之，以贻崔氏。自是，复容之。朝隐而出，暮隐而入，同会于曩所谓西厢者，几一月矣。张生常诘郑氏之情，则曰：“知不可奈何矣。”因欲成就之。

亡何，张生将之长安，先以诗喻之，崔氏宛无难词，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。将行之夕，再不复可见。而张生遂西。不数月，复游于蒲，舍于崔氏者又累

月。崔氏甚工刀扎，善属文，求索再三，终不可见。往往张生自以文挑之，不甚观览。大略崔之出人者，势必穷极，而貌若不知；言则敏辨，而寡字酬对。待张之意甚厚，然未尝以词继之。时愁艳幽邃，恒若不识。喜愠之容，亦罕形见。异时，独夜操琴，愁弄悽恻。张窃听之，求之，则终不复鼓矣。以是，愈惑之。张生俄以文调及期，又当西去。当去之夕，不复自言其情，愁叹于崔氏之侧。崔已阴知将诀矣，恭貌怡声，徐谓张曰：“始乱之，终弃之，固其宜矣。愚不敢恨，必也。君乱之，君终之，君之惠也。则没身之誓，其有终矣，又何必深感于此行。然而君既不悻，无以奉宁。君常谓我善鼓琴，向时羞颜，所不能及。今且往矣，既君此诚。”因命拂琴，鼓《霓裳羽衣序》。不数声，哀音怨乱，不复知其是曲也。左右皆郤歔。崔亦遽止之，投琴，泣下流连，趋归郑所，遂不复至。明旦而张行。

明年，文战不胜，遂止于京。因贻书于崔，以广其意。崔氏缄报之词，粗载于此云：

捧览来问，抚爱过深，儿女之情，悲喜交集。兼惠花胜一合，口脂五寸，致耀首膏唇之饰，虽荷殊恩，谁复为容。睹物增怀，但积悲叹耳。伏承使于京中就业，进修之道，固在便安，但恨僻陋之人，永以遐弃。命也如此，知复可言。

自去秋以来，常忽忽如有所失。于喧哗之下，或勉为语笑；闲宵自处，无不泪零。乃至梦寐之间，亦多叙感咽离忧之思，绸缪缱绻，暂若寻常，幽会未终，惊魂已断。虽半衾如煖，而思之甚遥。一昨拜辞，倏逾旧岁。长安行乐之地，触绪牵情。何幸不忘幽微，眷念亡歎。鄙薄之志，无以奉酬。至于终始之盟，则固不忒。

忆昔中表相因，或同宴处，婢仆见诱，遂致私诚。儿女之心，不能自固。君子有援琴之挑，鄙人无投梭之拒。及荐枕席，义盛意深。愚细之情，永谓终托。岂期既见君子，而不能定情，致有自献之羞，不复明侍巾帨。没身永恨，含叹何言。倘仁人用心，俯遂幽劣。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如或达士略情，舍小从大，以先配为丑行，谓要盟之可欺，则当骨化形销，丹诚不没。因风委露，犹托清尘。存没之诚，言尽于此。临纸呜咽，情不能申。千万珍重，珍重千万。

玉环一枚，是儿婴年所弄，寄充君子下体所配。玉取其坚润不渝，环取其终始不绝。兼乱丝一绚，文竹茶碾子一枚。此数物不足见珍，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，俾志如环不解，泪痕在竹，愁绪萦丝，因物达诚，永以为好耳。心迹身遐，拜会无期，幽愤所钟，千里神合。千万珍重。

春风多厉，强饭为佳。慎言自保，无以鄙为深念。张生发其书于所知，由

是时人多闻之。所善杨巨源好属词，因为赋《崔娘诗》一绝云：

清润潘郎玉不如，中庭蕙草雪销初。

风流才子多春思，肠断萧娘一纸书。

河南元稹亦续生《会真诗》三十韵曰：

微月透帘栊，萤光度碧空。遥天初缥缈，低树渐葱茏。龙吹过庭竹，鸾歌拂井桐。

罗销垂薄露，环珮响轻风。绛节随金母，云心捧玉童。更深人悄悄，晨会雨濛濛。

珠莹光文履，花明隐绣笼。瑶钗行彩凤，罗帔掩丹虹。言自瑶华浦，将朝碧玉宫。

因游里城北，偶向宋家东。戏调初微拒，柔情已暗通。低环蝉影动，回步玉尘蒙。

转面流花雪，登床抱绮丛。鸳鸯交颈舞，翡翠合欢笼。眉黛羞偏聚，唇朱暖更融。

气清兰蕊馥，肤润玉肌丰。无力慵移履，多娇爱敛躬。汗光珠点点，发乱绿葱葱。

方喜千年会，俄闻五更穷。留连时有限，缱绻意难终。慢脸含愁态，芳词誓素衷。

赠环明运合，留结表心同。啼粉流清镜，残灯绕暗虫。华光犹冉冉，旭日渐瞳瞳。

乘鹜还归洛，吹箫亦止嵩。衣香犹染麝，枕腻尚残红。幂幂临塘草，飘飘思渚蓬。

素琴鸣鹤怨，清汉望归鸿。海阔诚难度，天高不易冲。行云无处所，萧史在楼中。

张之友闻之者，莫不耸异之。然而张亦志绝矣。稹特与张厚，因征其词。张曰：“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，不妖其身，必妖于人。使崔氏子遇合富贵，乘宠娇，不为云为雨，则为蛟为螭，吾不知其所变化矣！昔殷之辛，周之幽，据百万之国，其势甚厚，然而一女子败之。溃其众，屠其身，至今为天下僂笑。吾之德不足以胜妖孽，是用忍情。”于是，坐者皆为深叹。后岁余，崔已委身于人，张亦有所娶。后乃因其夫言于崔，求以外兄见。夫语之，而崔终不为出。张怨念之诚，动于颜色。崔知，潜赋一章，词曰：

自从别后减容光，万转千回懒下床。

不为旁人羞不起，为郎憔悴却羞郎。

竟不之见。后数日，张生将行，又赋一章，以谢绝之：

弃置今何道，当时且自亲。

还将旧来意，怜取眼前人。

自是绝不复知矣。

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矣。予常于朋会之中，往往及此意者，使夫知者不为，为之者不惑。贞元岁九月，执事李公垂，宿于予靖安里第，语及于是。公垂卓然称异，遂为《莺莺歌》以传之。崔氏小名莺莺，公垂以命篇。

赵飞燕

赵后飞燕，父冯万金。祖大力，工理乐器，事江都王协律舍人。万金不肯传家业，编习乐声，亡章曲，任为繁手哀声，自号凡靡之乐，闻者心动焉。江都王孙女姑苏王嫁江都中尉赵曼。曼幸万金，良不同器不饱。万金得通赵主，主有娠。曼性暴妬，且早有私病，不近妇人。主恐，称疾，居王室，一产二女，归之万金。长日宜主，次日合德，然皆冒姓赵。宜主幼聪悟，家有彭祖方脉之书，善行气术，长而纤便轻细，举止翩然，人谓之飞燕。合德膏滑，出浴不濡，善音辞，轻缓可听。二人皆出世色。

万金死，冯氏家败，飞燕姊弟流转至长安。于时，人称赵主子，或曰曼之他子。与阳阿主家令赵临共里巷，托附临，屡为组文刺绣献临，临愧受之。居临家，称临女。临常有女。事宫省，被病归死。飞燕或称死者。飞燕姊弟事阳阿主家为舍直，常效歌舞，积思精切。听至终日，不得食。待直赍服疏苦财，且颛事膏沐澡粉，其费亡所爱。共直者指为愚人。飞燕通邻羽林射鸟者。飞燕贫，与合德共被，夜雪，期射鸟者于舍旁，飞燕露立，闭息顺气，体温舒，亡疹粟。射鸟者异之，以为神仙。

飞燕缘主家大人得入宫，召幸。其姊妹樊嫫为承光司蛮者，故识飞燕与射鸟儿事，为之寒心。及幸，飞燕瞑目牢握，涕交颐下，战栗不迎帝。帝拥飞燕，三夕不能接，略无谴意。宫中素幸者，从容问帝。帝曰：“丰若有余，柔若无骨，迂迎谦畏。若远若近，礼义人也。宁与女曹婢胁肩者比耶”既幸，流丹浹藉。嫫私语飞燕曰：“射鸟者不近女邪”飞燕曰：“吾内视三日，肉肌盈实矣。帝体洪壮，创我甚焉。”飞燕自此特幸后宫，号赵皇后

帝居鸳鸯殿便房，省帝薄。嫫上簿，嫫因进言：飞燕有女弟合德，美容体，性醇粹可信，不与飞燕比。帝即令舍人吕延福以百宝凤毛步辇迎合德。合德谢曰：“非贵人姊召，不敢行。愿斩首以报宫中。”延福还奏。嫫为帝取后五采组文手藉为符，以召合德。合德新沐，膏九回沉水香；为卷发，号新髻；为薄眉，号远山黛；施小朱，号慵来妆；衣故短绣小袖李文袜。帝御云光殿帐，使樊嫫进合德。合德谢曰：“贵人姊虐妬，不难灭恩，受耻不爱死。非姊教，愿以

身易耻，不望旋踵。”音词舒闲亲切，左右嗟赏之啧啧。帝乃归合德。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，白发教授宫中，号淖夫人，在帝后唾曰：“此祸也，水灭火必矣。”帝用樊嫔计，为后别开远条馆，赐紫茸云气帐，文玉几，赤金九层博山，缘令嫔讽后曰：“上久亡子，宫中不思千万岁计邪何不时进上，求有子。”后听嫔计，是夜进合德。帝大悦，以辅属体，无所不靡，谓为温柔乡。谓嫔曰：“吾老是乡矣，不能效武皇帝求白云乡也。”嫔呼万岁，贺曰：“陛下真得仙者。”上立赐嫔蛟文万金锦二十四匹。

合德尤幸，号为赵婕妤。婕妤事后，常为儿拜。后与婕妤坐，后误唾婕妤袖，婕妤曰：“姊唾染人绀袖，正似石上花。假令尚方为之，未必能若此衣之华。”以为石华广袖。后在远条馆，多通侍郎宫奴多子者，婕妤倾心翊护。常谓帝曰：“姊性刚，或为人构陷，则赵氏无种矣。”每每泣下凄恻。以故白后奸状者，帝辄杀之。侍郎宫奴鲜袴蕴香、恣纵栖息远条馆，无敢言者。后终无子。后浴五蕴七香汤，踞通香沉水坐，燎降神百蕴香。婕妤浴荳蔻汤，傅露华百英粉。帝尝私语樊嫔曰：“后虽有异香，不若婕妤体自香也。”江都易王故姬李阳华，其姑为冯大力妻。阳华老归冯氏，后姊弟母事阳华，阳华善贲饰，常教后九回沉水香泽雄麝脐，内息肌丸。婕妤亦内息肌丸。常试，若为妇者，月事益薄。他日，后言于承光司剂者上官妩，抚膺曰：“若如是，安能有子乎”教后煮美花涤之，终不能验。真腊夷献万年蛤，不夜珠，光彩皆若月，照人亡妍丑，皆美艳。帝以蛤赐后，以珠赐婕妤。后以蛤妆五成金霞帐，帐中常若满月。久之，帝谓婕妤曰：“吾昼视后，不若夜视之美。每旦令人忽忽如失。”婕妤闻之，即以珠号为枕前不夜珠为后寿，终不为后道帝言。始加大号。

婕妤奏书于后曰：

天地交畅，贵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，为先人休，不堪喜豫，谨奏上三十六物以贺。金屑组文茵一铺，沉水香莲心碗一面，五色同心大结一盘，鸳鸯万金锦一匹，琉璃屏风一张，枕前不夜珠一枚，含毛绿毛狸藉一铺，通香虎皮檀象一座，龙香握鱼二首，独摇宝莲一铺，七出菱花镜一奁，精金彊环四指，若亡绛绡单衣一袭，香纹罗手藉三幅，七回光莹肪发泽一盃，紫金被玉香炉三枚，文犀辟毒筋二双，碧玉膏奁一合。使侍儿郭语琼拜上。

后报以云锦五色帐，沉香水玉壶。婕妤泣怨帝曰：“非姊赐我，死不知此器。”帝谢之，诏益州留三年输，为婕妤作七成锦帐，以沉水香饰。

婕妤接帝于太液池，作千人舟，号合宫之舟。池中起为瀛洲，榭高四十丈。帝御流波文縠元缝衫，后衣南越所贡云英紫裙，碧琼轻绡，广榭上，后歌舞归风送远之曲。帝以文犀簪击玉瓿，令后所爱侍郎冯无方吹笙以倚后歌。中流歌酣，风大起。后顺风扬音，无方长喻细袅与相属。后裙髀曰：“顾我，顾我

!”后扬袖曰：“仙乎，仙乎！去故而就新，宁忘怀乎！”帝曰：“无方，为我持后！”无方舍吹持后履。久之，风霁。后泣曰：“帝恩我，使我仙去不待。”怅然曼啸，泣数行下。帝益愧爱后。赐无方千万，入后房闼。他日，官妹幸者，或褰裙为约，号曰留仙裙。

婕妤益贵幸，号昭仪。求近远条馆，帝作少嫔馆，为露华殿、含风殿、博昌殿、求安殿，皆为前殿。后殿又为温室、凝缸室、浴兰室。曲房连槛，饰黄金白玉，以璧为表里，千变万状，连远条馆，号通仙门。后贵宠，益思放荡。使人博求术士，求匪安却老之方。时，西南北波夷致贡，其使者举茹一饭，昼夜不卧偃。典属国上其状，屡有光怪。后闻之，问何喻如术。夷人曰：“吾术天地平，生死齐，出入有无，变化万象，而卒不化。”后令樊嫔弟子不周遗千金。夷人曰：“学吾术者要不淫与谩言。”后遂不报。他日，樊嫔侍后浴，语甚欢。后为樊嫔道夷言，嫔抵掌笑曰：“忆在江都时，阳华李姑畜斗鸭水池上，苦獭啮鸭。时下朱里芮姥者，求捕獭狸献。姥谓姑曰；‘是狸不他，食当饭以鸭。’姑怒绞其狸。今夷术真似此也。”后大笑曰：“臭夷何足污吾绞乎！”

后所通宫奴燕赤凤者，雄捷能超观阁，兼通昭仪。赤凤始出少嫔馆，后适来。幸时十月五日，宫中故事上灵安庙。是日，吹埙击鼓歌，连臂踏地歌赤凤来曲。后谓昭仪曰：“赤凤为准来”昭仪曰：“赤凤自为姊来，宁为他人乎”后怒，以杯抵昭仪裙曰：“鼠子能啮人乎”昭仪曰：“穿其衣，见其私足矣。安在啮人乎”昭仪素卑事后，不虞见答之暴，熟视不复言。樊嫔脱簪，叩头出血，扶昭仪为拜后。昭仪拜，乃泣曰：“姊宁忘共被，夜长苦寒不成寝，使合德拥姊背邪今日兼得贵，皆胜人，且无外搏，我姊弟其忍内相搏乎”后亦泣，持昭仪手，抽紫玉九钗钗，为昭仪簪髻，乃罢。帝微闻其事，畏后不敢问，问昭仪。昭仪曰：“后妬我耳。以汉家火德，故以帝为赤龙凤。”信信之，大悦。

帝尝早猎，触雪得疾。阴缓弱不能壮发，每持昭仪足不胜，至欲辄暴起。昭仪常转侧，帝不能常持其足。樊嫔谓昭仪曰：“上饵方士大丹，求盛大不能，得贵人足，一持畅动，此天与贵妃大福，宁转侧俾帝就耶”昭仪曰：“幸转侧不就，尚能留帝欲，亦如姊教帝持，则厌去矣，安能复动乎”后骄逸，体微病辄不自饮食，须帝持匕筋。药有苦口者，非帝为含吐不下咽。昭仪夜入浴兰室，肤体光发，占灯烛。帝从帟中窥望之，侍儿以白昭仪，昭仪览中使彻烛。他日，帝约赐侍儿黄金，使无得言。私婢不豫约中，出帟值帝，即入白昭仪。昭仪遽隐辟。自是，帝从兰室帟中窥昭仪，多袖金，逢侍儿、私婢，辄牵止赐之。侍儿贪帝金，一出入不绝。帝使夜从帟益，至百余金。

帝病缓弱，太医万方不能救。术奇药，尝得脊卹胶遗昭仪。昭仪辄进帝，一丸一幸。一夕，昭仪醉进七丸。帝昏夜拥昭仪居九成帐，笑吃吃不绝。抵

明，帝起御衣，阴精流输不禁。有顷，绝倒。搥衣视帝，余精出涌，沾污被内。须臾，帝崩。宫人以白太后，太后使理昭仪。昭仪曰：“吾持人主如婴儿，宠倾天下，安能敛手掖庭令争帷帐之事乎”乃拊膺呼曰：“帝何往乎”遂欧血死。

伶玄自序

伶玄字子于，潞水人。学无不通，知音，善属文，简率尚直朴，无所矜式。杨雄独知之。然雄贪名矫激，子于谢不与交。雄深嫌毁之。子于由司空小吏，历三署，刺守州郡，为淮南相。又有风情。哀帝时，子于老休。买妾樊通德。通德，嫫之弟子不周之女也。有才色，知书，慕司马迁《史记》，颇能言赵飞燕姊弟故事。子于闲居，命言，厌厌不倦。子于语通德曰：“斯人俱灰灭矣。当时疲精力，驰骛嗜欲蛊惑之事，宁知终归荒田野草乎！”通德占袖，顾视烛影，以手拥髻，凄然泣下，不胜其悲。子于亦然。通德谓子于曰：“夫淫于色，非慧男子不至也。慧则通，通则流，流而不得其防，则万物变态，为沟为壑，无所不往焉。礼义成败之说，不能止其流，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变，可以防其坏。今婢子所道赵后姊弟事，盛之至也；主君怅然有荒田野草之悲，哀之至也。婢子拊形属影，识夫盛之不可留，衰之不可推，俄然相缘奄忽，虽婕妤闻此，不少遣乎！幸主君著其传，使婢子执研削，道所记。”于是，撰《赵后别传》。子于为河东都尉，班躅为决曹，得幸太守，多所取受。子于召躅数其罪，而摔辱之。躅从兄子彪续司马迁《史记》，绌子于，无所收录。

桓谭云：“王莽时，茂陵卜理者，不仕，以夏侯《尚书》授时人。更始二年，赤眉过茂陵，卜理弃图书隐山中，刘恭入其庐，获金滕漆匱，发之，乃得玄书。建武二年，贾子翊以书示予曰：‘卜理之琴师玄云也。’”

尚书臣勛校中书。右伶玄《赵后传》，竹简磨灭，文义交错，不可具晓。谨与臣勛书同校定，相证别，删去其不可详，合为一篇。其赵后、樊嫫无所终，疑玄之阙文也。

卷二

裴谡

裴谡、王敬伯、梁芳，约为方外之友。隋大业中，相与入白鹿山学道，谓黄白可成，不死之药可致，云飞羽化，无非积学。辛勤采炼，手足胼胝。十数年间。

无何，梁芳死。敬伯谓谡曰：“吾所以去国亡家，耳绝丝竹，口厌肥豢，目弃奇色，去华屋而乐茅斋，贱欢娱而贵寂寞者，岂非觊乘云驾鹤，游戏蓬壶纵

其不成，亦望长生，寿毕天地耳。今仙海无涯，长生未致，辛勤于云山之外，不免就死。敬伯所乐，将下山乘肥衣轻，听歌玩色，游于京洛，意足然求达，建功立事，以荣耀人寰。纵不能憩三山，饮瑶池，骖龙衣霞，歌鸾舞凤，与仙翁为侣，且署金拖紫，图形凌烟，厕卿大夫之间，何如哉！子盍归乎无空死深山。”谿曰：“吾乃梦醒者，不复低迷。”敬伯遂归，谿留之不得。

时唐贞观初，以旧籍调授左武卫骑曹参军，大将军赵肱妻之以女。数年间，迁大理廷评，衣绯，奉使淮南，舟行过高邮。制使之行，呵叱风生，舟船不敢动。时天微雨，忽有一渔舟突过，中有老人，衣簑戴笠，鼓棹而去，其疾如风。敬伯以为吾乃制使，威振远近，此渔父敢突过试视之，乃谿也。遂令追之。因请维舟，延之座内，握手慰之曰：“兄久居深山，抛掷名宦而无成，到此极也。夫风不可系，影不可捕，古人倦夜长，尚秉烛游，况少年白昼而掷之乎敬伯自出山数年，今廷尉评事矣。昨者推狱平允，乃天赐命服。淮南疑狱，今献于有司，上择详明吏覆讯之。敬伯预其选，故有是行。虽未可言官达，比之山叟，自谓差胜。兄甘劳苦，竟如曩日。奇哉，奇哉！今何所须，当以奉给。”谿曰：“吾侪野人，心近云鹤，未可以腐鼠嚇也。吾子沉浮，鱼鸟各适，何必矜炫也。夫人世之所须者，吾当给尔，子何以赠我吾与山中之友，市药于广陵，亦有息肩之地。青园桥东，有数里樱桃园，园北车门即吾宅也。子公事少隙，当寻我于此。”遂倏然而去。

敬伯到广陵十余日，事少间，思谿言，因出寻之。果有车门，试问之，乃裴宅也。人引以入。初尚荒凉，移步愈佳。行数百步，方及大门，楼阁重复，花木鲜秀，似非人境。烟翠葱茏，景色妍媚，不可形状。香风飒来，神清气爽，飘飘然有凌云之意。不复以使车为重，视其身若腐鼠，视其徒若蝼蚁。既而，稍闻剑佩之声，二青衣出曰：“阿郎来。”俄有一人，衣冠伟然，仪貌奇丽。敬伯前拜，视之，乃谿也。裴慰之曰：“尘界仕宦，久食腥膻，愁欲之火，焰于心中。负之而行，固甚劳困。”遂揖以入，坐于中堂。门户栋梁，饰以异宝，屏帐皆画鹤。有顷，四青衣捧碧玉台盘而至，器物珍异，皆非人世所有。香醪嘉馔，目所未窥。既而，日将暮，命其促席，燃九光之灯，光华满座。女二十人，皆绝代之色，列坐其前。裴顾小黄头曰：“王评事者，吾山中之友。道情不固，弃吾下山。别近十年，才为廷尉属。今俗心已就，须俗妓以乐之。顾伶家女无足召者，当召士大夫之女已适人者。如近无姝丽，五千里内，皆可择之。”小黄头唯唯而去。诸妓调碧玉箫，调未谐，而小黄头已复命，引一妓自西阶登，拜裴席前，裴指曰：“参评事。”敬伯答拜，细视之，乃敬伯妻赵氏，而敬伯惊讶，不敢言。妻亦甚骇，目之不己。遂令坐玉阶下，一青衣捧瑇瑁箏授之，赵素所善也。因令与坐妓合曲以送酒。敬伯坐间取一殷色朱李投之。赵顾敬

伯，潜系于衣带。妓奏之曲，赵皆不能逐。裴乃令随赵所奏，时时停之，以呈其曲。其歌呈非云韶九奏之乐，而清亮宛转，酬献极欢。天将曙，裴召前黄头曰：“送赵夫人。”且谓曰：“此堂乃九天画堂，常人不到。吾昔与王为方外之交，怜其为俗所迷，自投汤火，以智自烧，以明自贼，将沉浮于生死海中，求岸不得。故命于此，一以醒之。今日之会，诚难再得。亦夫人宿命，乃得暂游。云山万重，复往劳苦，无辞也。”赵拜而去。裴谓敬伯曰：“评公使车留此一宿，得无惊郡将乎且宜就馆，未赴阙，闲时访我可也。尘路遐远，万愁攻人，努力自爱。”敬伯拜谢而去。

复五日将还，潜诣取别。其门不复有宅，乃荒凉之地。烟草极目，惆怅而返。及京，奏事毕，将归私第。诸赵竞怒曰：“女子诚陋，不足以奉事君子。然已辱厚礼，亦宜敬之。夫上以承先祖，不以继后事，岂苟而已哉！奈何以妖术，致之万里，而娱人之视听乎朱李向在，其言足征，何讳乎”敬伯尽言之，且曰：“当此之时，敬伯亦自不测，此盖裴之道成矣，以此相炫也。”其妻亦记得裴言，遂不复责。

吁，神仙之变化，诚如此乎将幻者鬻术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。且夫雀为蛤，雉为蜃，人为虎，腐草为萤，蜣螂为蝉，鲋为鹏，万物之变化，书传之记者，不可以智达，况耳目之外乎！

韦鲍生

酒徒鲍生，家富畜妓。开成初，行历阳道中。止定山寺，遇外弟韦生下第东归，同憩水阁。鲍置酒。酒酣，韦谓鲍曰：“乐妓数辈焉在，得不有携者乎”鲍生曰：“幸各无恙，挈来。然滞维扬日，连毙数驷，后乘既阙，不果悉从，唯与梦兰、小倩俱。今亦可以佐欢矣。”顷之，二双鬟抱胡琴、方响而至。遂坐韦生、鲍生之右。枹丝击金，响亮溪谷。酒阑，鲍谓韦曰：“出城得良马乎”对曰：“予春初塞游，自鄜坊历乌延，抵平夏，止灵武而回。部落骏马获数匹。龙形凤颈，鹿脰鳧膺，眼大足轻，脊平肋密者，皆有之。”鲍抚掌大悦，乃停杯命烛，阅马于轻槛前。数匹，与向来夸诞，十未尽其八九。韦戏鲍曰：“能以人换，任选殊尤。”鲍欲马之意颇切，密遣四弦，更衣盛妆，顷之乃至。命捧酒劝韦生，歌一曲以送之。云：

白露湿庭砌，皓月临前轩。

此时颇留恨，含思独无言。

又歌送鲍生酒云：

风飏荷珠难暂圆，多生信有短因缘。

西楼今夜三更月，还照离人泣断弦。

韦乃召御者，牵紫叱拨以酬之。鲍意未满，往复之说，紊然无章。

有紫衣冠者二人，导从甚众，自水阁之西，升阶而来。鲍韦以寺当星使交驰之路，疑大寮夜至，乃恐悚入室，阖户以窥之。而杯盘狼藉，不暇收拾。时紫衣即席，相顾笑曰：“此即向来闻妾换马之筵。”因命酒对饮。一人须髯甚长，质貌甚伟，持杯望月，沉吟久之，曰：“足下赋云：‘斜汉左界，北陆南躔，白露暖空，素月流天’。可得光前绝后矣。”对曰：“殊不见尝‘风霁地表，云敛天末。洞庭始波，木叶昼脱’”长须云：“数年来，在长安蒙乐游王引至南官，入都堂，与刘公干、鲍明远看试秀才，予窃入司文之室，于烛下窥能者制作，见属对颇切，而赋有蜂腰鹤膝之病，诗有重头重尾之犯，若如足下‘洞庭木叶’之对，为纰缪矣。小子拙赋云：‘紫台稍远，燕山无极。凉风忽起，白日西匿’，则稍远忽起之声，俱遭黜退矣。不亦异哉！”谓长须曰：“吾闻古之诸侯，贡士于天子，尊贤劝善者也。故一适谓为好德，再适谓之尊贤，三适谓之有功，乃加九锡。不贡士，一黜爵，再黜地，三黜爵地。夫古之求士也如此，犹恐搜山之不高，索林之不深，尚有遗漏者。乃每岁季春开府库，出币帛，周天下而礼聘之。当是时，儒墨之徒，岂尽出矣；智谋之士，岂尽举矣；山川林泽，岂无遗矣；日月照临，岂得尽其所矣。天子求之既如此，诸侯贡之又如此，聘礼复如此，尚有栖栖于岩谷，郁郁不得志者。吾闻今之求聘之礼缺，是贡举之道隳矣。贤不肖同途焉，才不才汨汨焉。隐岩穴者，自童髦穷经，至于白首焉。怀方策者，自壮岁力学，讫于没齿。虽每岁乡里荐之于州府，州府贡之于有司，有司考之诗赋，蜂腰鹤膝，谓不中度；弹声韵之清浊，谓不律。虽有周孔之圣贤，班马之文章，不由此制作，靡得而达矣。然皇王帝霸之道，兴亡理乱之体，其可闻乎今足下何乃赞扬今之小巧，而隳张古之大体。况予乃诉皓月长歌之手，岂能欢于雕文刻句者哉！今珠露既清，桂月如昼，吟咏时发，杯觞间行，能援笔联句，赋今之体调一章，以乐长夜否”曰：“何以为题”长须云：“便以妾换马为题。仍以舍彼倾城，求其骏足为韵。”

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，启书囊抽毫以操之，各占一韵。长须者唱云：

彼佳人兮如琼之瑛，此良马兮负骏之名。将有求于逐日，故何惜于倾城。香暖深闺，永厌桃花之色；风清广陌，曾怜喷玉之声。

希逸曰：

原夫人以矜其容，马乃称其德。既各从其所好，谅何求而不克。长跪而别，姿容休耀其金钿；右牵而来，光彩顿生于玉勒。

文通曰：

步及庭砌，效当轩墀。望新恩，俱非吾偶也；恋旧主，疑借人乘之。香散绿骏，意已忘于鬓发；汗流红颌，爱无异于凝脂。

希逸曰：

是知事有兴废，用有取舍。彼以绝代之容，为鲜矣；此以轶群之足，为贵者。买笑之恩既尽，有类卜之；据鞍马之力尚存，犹希进也。

文通赋四韵讫，芭蕉尽。韦生发篋，取红笺跪献于庑下。二公大惊曰：“幽显路殊，何见逼之若是！然吾子非后有爵禄，不可与鄙夫相遇。”谓生曰：“异日主文柄，较量俊秀轻重，无以小巧为意也。”言讫，二公行十余步间，忽不知其所在矣。

崔玄微

唐天宝中，处士崔玄微，洛东有宅，耽道，饵术及茯苓三十载。因药尽，领童仆辈，入嵩山采芝，一年方回。宅中无人，嵩菜满院。时春季夜间，风清月朗，不睡，独处一院。家人无故辄不到。三更后，有一青衣云：“君在院中也。今欲与一两女伴过，至上东门表姨处，暂借此歇，可乎”玄微许之。须臾，乃有十余人，青衣引入。有绿衣者前曰：“某姓杨。”指一人曰：“李氏。”又一人曰：“陶氏。”又指一绯衣小女曰：“姓石，名阿措。”各有侍女辈，玄微相见毕，乃坐于月下，问行出之由，对曰：“欲到封十八姨，数日云欲来相看，不得，今夕众往看之。”坐未定，门外报，“封家姨来也。”坐皆惊起出迎。杨氏云：“主人甚贤，只此从容不恶，诸处亦未胜于此也。”玄微又出见。封氏言词冷冷，有林下风气。遂揖入坐。色皆殊绝，满座芳香，馥馥袭人。诸人命酒，各歌以送之，玄微志其二焉。有红裳人与白衣人送酒，歌曰：

皎洁玉颜胜白雪，况乃当年对芳月。

沉吟不敢怨春风，自叹容华暗消歇。

又白衣人送酒，歌曰： .

绛衣披拂露盈盈，淡梁胭脂一朵轻。

自恨红颜留不住，莫怨春风道薄情。

至十八姨持盞，性颇轻佻，翻酒污阿措衣，阿措作色曰：“诸人即奉求，人不奉畏耳。”拂衣而起。十八姨曰：“小女弄酒。”皆起，至门外别。十八姨南去，诸人西入苑中而别。玄微亦不知异。

明夜，又来云：“欲往十八姨处。”阿措怒曰：“何用更去封姬舍。有事只求处士，不知可乎”阿措又言曰：“诸侣皆住苑中，每岁多被恶风所挠，居止不安，常求十八姨相庇。昨阿措不能依回，应难取力。处士倘不阻见庇，亦有微报耳。”玄微曰：“某有何力，得及诸女。”阿措曰：“但处士每岁岁日，与作一朱幡，上图日月五星之文，于苑东立之，则免难矣。今岁已过，但请至此月二十一日，平旦微有东风，即立之，庶夫免患也。”玄微许之。乃齐声谢曰：“不敢

忘德。”拜而去。玄微于月中随而送之，逾苑墙，乃入苑中，各失所在。依其言，至此日立幡。是日，东风振地，自洛南折树飞沙，而苑中繁花不动。玄微乃悟，诸女曰姓杨李陶，及衣服颜色之异，皆众花之精也。绯衣名阿措，即安石榴也。封十八姨，乃风神也。后数夜，杨氏辈复至愧谢，各裹桃李花数斗，劝崔生服之：“可延年却老，愿长如此住，卫护某等，亦可致长生。”至元和初，玄微犹在，可称年三十许人。

又，尊贤坊田弘正宅，中门外有紫牡丹成树，发花千余朵。花盛时，每月夜，有小人五六，长尺余，游于花上。如此七八年，人将掩之，辄失所在。

韦丹

唐江西观察使韦丹，年近四十，举五经未得。尝乘蹇驴，至洛阳中桥，见渔者得一龟，长数尺。置于桥上，呼呻余喘，须臾将死。群萃观者，皆欲买而烹之。丹独悯然，问其几何。渔曰：“得二千则鬻之。”是时，天正寒，韦衫袄袴无可当者，乃以所乘劣卫易之。既获，遂放于水中，徒行而去。

时有胡芦先生，不知何所从来，行止迂怪，占事如神。后数日，韦因问命，胡芦先生倒屣迎门，欣然谓韦曰：“翘望数日，何来晚也。”韦曰：“此来求谒。”先生曰：“我友人元长史，谈君美不容口。诚托求识君子，便可偕行。”韦良久思量，知闻间无此官族。因曰：“先生误，但为某决穷途。”胡芦曰：“我焉知君之福寿非我所知，元公即吾师也。往当自详之。”相与杖杖至通利坊，静曲幽巷，见一小门。胡芦先生即扣之。食顷，而有应门者，开门延入。数十步，复入一板门。又十余步，乃见大门，制度宏丽，拟于公侯之家。复有、丫鬟数人，皆极姝美，先出迎客。陈设鲜华，异香满室。俄而，有一老人，须眉皓然，身長七尺，褐裘韦带，从二青衣而出，自称曰元濬之，向韦尽礼先拜。韦惊，急趋拜曰：“某贫贱小生，不意丈人过垂采录。”韦未喻。老人曰：“老夫将死之命，为君所生，恩德如此，岂容酬报。仁者固不以此为心，然受恩者，思欲杀身报效耳。”韦乃矍然知其龟也，然终不显言之。遂具珍羞，流连竟日。既暮，韦将辞归。老人即于怀中出一通文字，授韦曰：“知知要问命，故辄于天曹录得一生官禄行止所在，聊以为报。凡有无，皆君之命也。所贵先知耳。”又谓胡芦先生曰：“幸借吾五十千文，以充韦君改一乘。早决西行，是所愿也。”韦再拜而去。

明日，胡芦先生载五十缗至逆旅中，赖以救济。其文书具言：明年五月及第；又某年乎判入登科，受咸阳尉；又明年登朝作某官。如是历官一十七政，皆有年月日。最后年迁江西观察使，至御史大夫。至后三年，厅前皂荚树开花，当有迁改北归矣。其后遂无所言。韦常宝持之。自五经及第后，至江西观

察使，每授一官，日月无所差异。洪州使厅前，有皂荚树一株，岁月颇久。其俗相传，此树有花，地方大忧。元和八年，韦在位，一旦树忽生花，韦遂去官，至中路而卒。

初，韦遇元长史也，颇怪异之。后，每过东路，即于旧居寻访不获。问于葫芦先生，先生曰：“彼神龙也，处化无常，安可寻也。”韦曰：“若然者，安有中桥之患。”葫芦曰：“迍难困厄，凡人之与圣人，神龙之与蠕蠕，皆一时不免也。又何得异焉。”

灵应

涇州之东二十里，有故薛举城。城之隅有善女湫，广袤数里，蒹葭丛翠，古木萧疏。其水湛然而碧，莫有测其浅深者。水族灵怪，往往见焉。乡人立祠于旁，曰九娘子神。岁之水旱浸襁，皆得祈请焉。又州之西二百余里，朝那镇之北，有湫神，因地而名曰朝那神，其肝蟹灵应，则居善女之右。

乾符五年，节度使周宝在镇日，自仲夏之初，数数有云气如奇峰者，如美女者，如鼠如虎者，由二湫而兴，至于丛激迅风，震雷掣电，发屋拔树，数刻而止。伤人害稼，其数甚多。宝责躬励己，谓为政之未效，致阴灵之所谴也。至六月五日午，视事之暇，昏然思寐，乃解巾就枕。寐犹未熟，见一武士冠盔披铠，持钺而立于阶下，曰：“有女客在门，欲申参谒，故先听命。”宝曰：“尔为谁乎”曰：“某即君之阍者，效役有年矣。”宝将诘其由，已见二青衣历阶而升，长跪于前曰：“九娘子自郊墅特来告谒，故先使下执事致命于明公。”宝曰：“九娘子非吾通家亲戚，安敢造次相面乎”言犹未终，而见祥云细雨，异香袭人。俄有一妇人，年可十七八，衣裾素淡，容质窈窕，凭空而下。立庭庑立间，容仪绰约，有绝世之貌。侍者十余辈，皆服饰鲜洁，有如妃主之仪。顾步回翔，渐及阶所。宝将少避之，以俟其意。侍者趋而言曰：“贵主以君之节义可申，诚信可托，故将冤抑之状，上诉明公。明公忍不救其急难！”宝遂命升阶相见，宾主之礼，颇甚肃恭，登席而坐。祥烟四合，紫气充庭。敛态低鬟，若有忧戚之貌。宝命酌醴设饌，厚礼以待之。俄而，敛袂离席，逡巡而言曰：“幸以寓止郊园，绵历多祀，醉酒饱德，蒙惠诚深。虽以孤枕寒床，甘心没齿，菟獭有托，负荷逾多。但以显晦殊途，行止乖互。今乃迫于情礼，岂暇緘藏，倘鉴幽情，当敢披露。”宝曰：“愿闻其说，兼冀识其宗系。苟可展分，安敢以幽显为辞。君子杀身以成仁，徇其毅烈，蹈赴汤火，旁雪不平，乃宝之志也。”对曰：“妾家世会稽之郟县，卜筑于东海之潭，桑榆坟垅，百有余代。其后，遭世不造，瞰室貽灾，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祸，纂绍几绝。不忍戴天，潜遁幽岩，庾冤莫雪。至梁天监中，武帝好奇，召人通龙宫，人枯桑岛，以烧燕奇味

，结好于洞庭君宝藏主第七女，以求异宝。寻闻家仇庾毗罗，自郟县白水郎，弃官解任，欲承命请行，阴怀不道。因使得人龙门，假以求贷，覆吾宗嗣。赖杰公敏鉴，知渠挟私请行，欲肆无辜之害，虑其反贻伊戚，辱君之命，言于武帝。武帝遂止，乃命合浦郡落黎县欧越罗子春代行。妾之先宗，羞其共戴，虑其后患，乃率其族韬光灭迹，易姓变名，避仇于新平真宁县安村，披榛盘穴，筑室于兹。先人弊庐，殆成胡越。今三世卜居，先为灵应君，寻受封应圣侯。后以阴灵普济，功德及民，又封普济王，威德临人，为世所重。妾即王之第九女也，笄年配于象郡石龙之少子。良人以世袭猛烈，血气方刚，宪法不拘，严父不禁，残虐视事，礼教蔑闻。未及期年，果贻天谴，覆宗绝嗣，削迹除名。惟妾一身，仅以获免。父母抑遣再行，妾终违命。王侯致聘，接轸交辕。诚愿既坚，遂欲援刀自刎。父母斥其刚烈，遂遣屏居于兹土之别邑。音问不通，于今三纪。虽慈颜未复，温清久违，离群索居，甚为得志。近年为朝那小龙以季第未婚，潜行礼聘，甘言厚币，峻阻复来，灭性毁形，殆将不可。朝那遂通好于家君，欲成其事。遂使其季弟权徙居于王畿之西，将质于我王，以成姻好。家君知妾之不可夺情，乃令朝那纵兵相逼。妾亦率其家童五十余人，付以兵仗，逆战效原。众寡不敌，三战三北。师徒倦毙，犄角无怙。将欲收拾余烬，背城万一，而虑晋阳水急，台城火炎，一旦攻下，为顽童所辱，纵没于泉下，无面石氏之子。故诗云：‘沉彼柏舟，髡在彼中河。彼两髦，实维我仪。之死矢靡它。母也天只，不谅人只。’此卫世子孀妇自誓之词。又云：‘谁谓鼠无牙，何以穿我牖谁谓女无家，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，亦不女从。’此邵伯听讼，衰乱之俗微，贞信之教兴，强暴之男，不能侵袭贞女也。今则公之教，可以精通显晦，贻范古今。贞信之教，固不为姬夷之下者，幸以君之余力，少假兵锋，挫彼凶狂，存其鳏寡，成贱妾终天之誓，彰明公赴难之心。辄倾至诚，幸尤见阻。”宝心虽许之，讶其辨博，欲拒以它事，以观其词。乃曰：“边缴事繁，烟尘在望。朝廷以西邨陷虏，芜没者三十余州。将举义戈，复其土琅，晓夕恭命，不敢自安。匪夕伊朝，前茅即举。空多愤悱，未暇承命。”对曰：“昔者，楚昭王以方城为城，汉水为池，尽有荆蛮之地，藉父兄之资，强国外连，三良内助，而吴兵一举，鸟进云奔，不遐婴城，迫于奔走，宝玉迁徙，宗社陵夷。万乘之灵，不能庇先王之朽骨，使申胥乞师于嬴氏，血泪污于秦庭。七日长号，昼夜靡息。秦伯悯其窘急，竟为出师，复楚退吴，仅存亡国。况秦氏为春秋之强国，申胥乃衰楚之大夫，而以矢尽兵穷，委身折节，肝脑涂地，感动于强秦。矧妾一女子，父母斥其孤贞，狂童凌其寡弱，缀旒之急，安得不少动仁人之心乎”宝曰：“九娘子灵宗异派，呼吸风云，蠢尔黎元，固在掌握，又焉得示弱予世俗之人，而自困如是者哉！”对曰：“父家族望，海内咸知。只如彭蠡、

洞庭，皆外祖也；陵水，罗水，皆中表也。内外昆季，百有余人，散居吴越之间，各分地土。咸京八水，半是宗亲。若以遣一介之使，飞咫尺之书，告彭蠡、洞庭，召陵水、罗水，率维扬之轻锐，征八水之鹰扬，然后檄冯夷，说巨灵，鼓子胥之波涛，显阳侯之鬼怪，鞭驱列缺，指挥丰隆，扇疾风，翻暴浪，百道俱进，六师鼓行，一战而成功，则朝那一鳞，立为薤粉，泾城千里，坐变污渚。言下可观，安敢谬矣。顷者，泾阳君与洞庭外祖，世为姻戚，后以琴瑟不调，弃掷少妇，遭钱塘之一怒，伤生害稼，怀山襄陵，泾水穷鳞，寻毙外祖之牙齿。今泾上车轮马迹犹在，史传具存，固非谬也。妾又以夫族得罪于天，未蒙上帝昭雪，民以销声避影，而自困如是。君若不悉诚款，终以多事为辞，则向者之言。不敢避上帝之责也。”宝遂许诺，卒爵撤馔，再拜而去。

宝及晡方寤，耳闻目览，恍然如在。翌日，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，戍于湫庙之侧。是月七日，鸡初鸣，宝将晨兴，疏牖尚暗。忽于帐前有一人经行于帷幌之间，看若侍巾帻者。呼之命烛，竟无酬对，遂厉声而叱之。乃言曰：“幽明有隔，幸不以灯烛见迫也。”宝潜知其异，乃屏气息音，徐谓之曰：“得非九娘子乎”对曰：“某即九娘子之执事者也。昨日蒙君假以师徒，救其危患。但以幽显事别，不能驱策，苟能存其始终，幸再思之。”俄而，纱窗渐白，注目视之，悄无所见。宝良久思之，方达其义，遂呼按吏，命兵籍选亡没者名，得马军五百人，步卒一千五百人。数内选押衙孟远充行营都虞侯，牒送善女湫神。是月十一日，抽回戍庙之卒，见于厅事之前，转旋之际，有一甲士仆地，口动目瞬，问地所应，亦不似暴死者，遂置于廊庑之间。及明方悟，乃使人诘之。对曰：“某初见一人，衣青袍自东而来，相见甚有礼，谓某曰：‘贵主蒙相公垂莫大之恩，拯其焚溺，然亦未尽诚款，假尔明敏，再达幽情，幸无辞免也。’某急以它辞拒之，遂以袂相牵，懵然颠仆。但觉与青衣者继踵偕行。俄至其庙，促呼连拜，至于帟箔之前，见贵主，谓某云：‘昨蒙相公悯念孤危，俾尔戍于弊邑，往返途路，得无劳止。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师，深惬诚愿。观其士马兵强，衣甲铍利，然都虞侯孟远才轻位下，甚无机略。今月九日，有游军三千余骑，掠我近郊。遂令孟远领新到将士，要击于平原之上。设伏不密，反为彼军所败。甚思一权谋之将，俾尔速归，达我情素。言讫，拜辞而出，昏然似醉，余无所知矣。’宝验其说，与梦相符，意其质于前事，遂遣制胜关使郑承符以代孟远。是月三日晚衙，于后球场，沥酒焚香，牒请九娘神收营。至十六日，制胜关申云：“今月十三日，夜三更已来，关使暴卒。”宝惊叹息，使人驰传看之。至则果卒，唯心背不冷，暑月停尸，亦不败坏。其家甚异之。忽一夜，阴风惨冽，吹沙走石，发屋拔树，禾苗尽偃，及晓而止。云雾四布，连夕不解。至暮，有迅雷一声，划如天裂，承符忽呻吟数息，其家剖棺视之，良久复苏。是夕

，亲邻咸聚，悲喜相仍，信宿如故。冢人诘其由，乃曰：“余初见一人，衣紫绶，乘骊驹，从者十余人，至门下马，命吾相见，揖让周旋，手捧一牒授吾云：‘贵主得吹尘之梦，知君负命世之才，欲遵南阳故事，思殄邦仇，使下臣持兹礼币，聊展敬于君子，而冀再康国步，幸不以三顾为劳也。’余不暇它辞，唯称不敢，酬酢之际，已见聘币罗于阶下，鞍马器甲、锦采服玩、橐鞬之属，咸布列于庭。吾辞不获免，遂再拜受之。即相促登车，所乘马异常骏快，饰装鲜洁，仆御整肃。倏忽行百余里，有甲马三百骑，已来迎候驱殿，有大将军之行李，余亦甚得志。指顾之间，望见一城，雉堞穹崇，沟洫深浚。余恟恍，不知所自。俄于郊外备帐设乐，享宴罢入城。观者如堵，传呼小使，交错其间。所经之门，不记重数。及至一处，有如公署，左右使余下马，易衣趋见贵主。贵主使人传命，请以宾主之礼见。余自谓既受公文器甲临戎之具，即是臣也。遂坚辞，具戎服入见。贵主使人复命，请去橐鞬，宾主之间，降杀可也。余遂舍器仗而趋入，见贵主坐于厅上，余拜一如君臣之礼。拜讫，连呼登阶，余亦再拜升自西阶。见红妆翠眉，蟠龙髻凤，而侍立者二十余辈；弹弦握管，秣花异服而执役者，又数十辈；腰金拖紫，曳组攒簪而趋隅者，又非止一人也；轻裘大带、白玉横腰而森罗于阶下者，其数甚多。次命召女客五六人，各有侍者十数辈，差肩接迹，累累而进。余亦低视长揖，不敢施拜。坐定，有大校数人，皆令预坐。举酒进乐，酒至贵主，敛袂举觞，将欲兴辞，叙向来征聘之意，俄闻烽燧四起，叫噪喧呼，云：‘朝那贼部步骑数万人，今日平明，攻破堡寨，寻已入界，数道齐进，烟火不绝，请发兵救应！’侍坐者相顾失色，诸女不及叙别，狼狈而散。余及诸校降阶拜谢，伫立听命。贵主临轩，谓余曰：‘吾受明公非常之惠，悯以孤茆，继发师徒，拯其患难。然以车甲不利，权略是思。今不羞鄙陋，所以命将军者，正谓此危急也。幸不以幽僻为辞，少匡不迨。’遂别赐战马二匹，黄金甲一副，旌旗旄钺，珍宝器用，充庭盈目，不可胜计。彩女二人，给以兵符，赐赉甚丰。余拜捧而出，传呼诸将，指挥部伍，内外响应。是夜出城，相次探报，皆云贼势渐雄。余谙其山川地理，形势孤虚。遂引军夜出，去城百余里，分布要害，明悬赏罚，号令三军，设三伏以待之。迟明，排布已毕，贼侈其前功，颇甚轻进，犹谓孟远之统众也。余自引轻骑，登高视之。见烟尘四合，行阵整肃。余先使轻兵搦战，示弱以诱之。接以短兵，且行且战。金革之声，天地裂坼。余引兵诈北，彼乃尽锐前趋。鼓噪一声，伏兵尽起。十里转战，四面夹攻。彼军败绩，死者如麻。再战再奔，朝那狡童，漏刃而去。从亡之卒，不过十人。予选健马二十骑追之，果生置于麾下。由是，血肉渍草木，脂膏润原野，腥秽荡空，戈甲山积，贼帅以轻车驰送贵主。贵主登平朔楼以受之。举国士民，咸来会集。引于楼前，以礼责问。唯称死罪

，竟绝它词。遂令押赴都市腰斩。临刑，有一使乘传来自王所，持急诏令促赦朝那曰：‘朝那之罪吾之罪也。汝可赦之，以轻吾过。’‘贵主以父母再通音问，喜不自胜。顾谓诸将曰：‘朝那妄动，即父之命也；今使赦之，亦父之命也。昔吾违命，乃贞节也；今若又违，是不祥也。’遂释其缚，使单车送归。未及朝那，包羞而卒于路。余以克敌之功，大被宠赐，寻备礼拜平难大将军，食朔方一万三千户。别赐宅第，舆马宝器，衣服婢仆，园林邸第，麾幢铠甲。次及诸将，赏赉有差。明日大宴，预坐者不过五六人。前所见六七女，皆来侍坐。丰姿艳态，愈更动人。笑语竞夕，酣饮甚欢。酒至贵主，持觞言曰：‘妾之不幸，少处空闺，天赋孤贞。不从严父之命，屏居于此三纪矣。蓬首灰心，未得其死。邻童迫胁，几至颠危。若非相公之殊惠，将军之雄武，则息国不言之妇。又为朝那之囚耳。永言斯惠，终天不忘。’遂以七宝钟酌酒，使人持送郑将军。吾因避席再拜而饮。余自是颇动归心，词理恳切。遂许给假一月。宴罢明日，辞谢讫，拥其麾下三十余人，返于来路。所经之处，闻鸡犬，颇甚酸辛。俄顷到家，见家人聚哭，灵帐俨然。麾下人令余促人棺缝之中。余拟前，而为左右所耸。俄闻震雷一声，醒然而悟。

承符自此不事家产，惟以后事付妻孥。果经一月，无疾而终。其初欲暴卒，每告其所亲曰：“余本机铃入用，效节戎行，虽奇功蔑闻，而薄效粗立。洎遭衅累，谴谪于兹。平生志气，郁然未申。丈夫终当扇长风，摧巨浪，推泰山以压卵，决东海以沃萤，奋其鹰犬之心，为人雪不平之事。吾朝夕当有所受，与子分襟，固不久矣。”其月十三日，有人自薛举城晨发，十余里，天初平晓，忽见前有车尘竞起，旌旗焕赫，甲马数百人中拥一人，气概洋洋然。逼而视之，郑承符也。此人惊讶移时，因伫立于路左，瞥见如风云，抵善女湫而去，俄无所见。

柳毅

唐仪凤中，有儒生柳毅者，应举下第，将还湘滨。念乡人有客于泾阳者，遂往告去。至六七里，鸟起马惊，疾逸道左。又六七里，乃止。见有妇人牧羊于道畔，毅怪视之，乃殊色也。然而蛾脸不舒，巾袖无光，凝听翔立，若有所伺。毅诘之曰：“子何苦而自辱如此？”妇始笑而谢，终泣而对曰：“贱妾不幸。今日见辱问于长者，然而恨贯肌骨，亦何能愧避，幸一闻焉。妾洞庭龙少君女也，父母配嫁荆川次子。而夫婿乐逸，为婢仆所惑，日以厌薄。既而，将诉于舅姑，舅姑爱其子，不能御。逮诉频切，又得罪于舅姑，舅姑毁黜以至此。”言讫，欷歔流涕，悲不自胜。又曰：“洞庭于兹，相远不知其几多也。长天茫茫，信耗莫通。心目断尽，无所知哀。闻君将还吴，密迩洞庭，欲以尺书寄托侍

者，未卜将以为可乎”毅曰：“吾义夫也，闻子之说，气血俱动。恨无毛羽，不能奋飞。是何可否之谓乎！然而，洞庭深水也，吾行尘间，宁可致意耶唯恐道途显晦，不相通达，致负诚托，又乖恳愿。子有何术，可导我耶”女悲泣再谢曰：“负戴珍重，不复言矣。脱获回耗，虽死必谢。君不许，何敢言。既许而问，则洞庭之与京邑，不足为异也。”毅请闻之。女曰：“洞诞之阴，有大桔树焉，乡人谓之社桔。君为解去磁带，束以他物，然后举树三发，当有应者。因而随之，无有碍矣。幸君子书叙之外，悉以语之。心诚倍托，千万无渝。”毅曰：“敬闻命矣。”女遂于襦间解书，再拜以进。东望愁立，若不自胜。毅深为之戚，乃置书囊中，因复问曰：“吾不知子之牧羊，何所用哉神祇岂宰杀乎”女曰：“非羊也，雨工也。”曰：“何谓雨工”曰：“雷霆之类也”数复视之，则皆矫顾怒步，饮龆甚异，而大小毛角，则无别羊焉。毅又曰：“吾为使者，他日归洞庭，慎勿相避。”女曰：“宁止不避，当如亲戚耳。”语毕，引别东去。不数十步，回望，女与羊俱亡所见矣。

其夕，至邑而别其友。月余到家，乃访于洞庭之阴，果有社桔。遂易带向树三叩。俄有武夫出波间，再拜请曰：“贵客将至何所至也”毅不告其事，曰：“徒谒大王耳。”武夫揭水指路，引毅以进。谓毅曰：“当闭目，数息可达矣。”毅如其言，遂至其宫，始见台阁相向，门户千万，奇草珍木，无所不有。夫乃指毅止于大室之隅，曰：“客当居此以伺。”毅曰：“此何所也”夫曰：“此灵虚殿也。”毅视之，则人间珍宝，毕尽于此。柱以白璧，砌以青玉，床以珊瑚，帘以水晶。雕琉璃于翠楣，饰琥珀于虹栋。奇秀深香，不可殚言。然而主人久不至，毅谓夫曰：“洞庭君安在哉”曰：“君方幸玄珠阁，与太阳道士讲《火经》，少选当毕。”毅曰：“何谓《火经》”夫曰：“吾君龙也。龙以水为神，举一波可包陵谷。道士乃人也。人以火为神，发一炬可燎阿旁。然而灵用不同，玄化各异，太阳道士精于人理，吾君邀以听焉。”言粗毕，而宫门问，景从云合，见一人披紫衣，执青玉，夫跃曰：“此吾君也。”乃至前以告之。君望毅而问曰：“岂非人间之人乎”毅曰：“然。”遂入拜，君亦拜，坐于灵虚之下，谓毅曰：“水府幽深，寡人暗昧。夫子不过千里而来，将有为乎”毅曰：“毅，大王之乡人也。长于楚，游学于秦。昨下第，闲驱泾水之滨，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，风鬟雨鬓，所不忍视。遂因语之，谓毅曰：‘为夫婿所薄，舅姑不念，以至于此。’悲泗淋漓，诚怛人心。遂托书于毅，遂许之，今至此。”因取书进之。洞庭君览毕，以袖掩面而泣曰：“老父之罪，不能鉴听，坐贻聋瞶，使深闺孺弱，远罹辱害。公乃陌上人也，而能急之，幸被齿发，何敢负德。”词毕，又哀咤良久，左右皆流涕。时有宦人密侍君者。君目以书授之，令达宫中。须臾，宫中皆恸哭，君惊谓左右曰：“急告宫中，无使有声，恐钱塘所知。”毅曰：“钱塘何人也

“曰：“寡人爱弟也。昔为钱塘长，今则致政矣。”毅曰：“何故不使知”曰：“以其勇过人耳。昔尧遭洪水九年者，乃此子一怒也，近与天将失意，穿其五山，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，遂宽其同气之罪，然犹縻系于此。故钱塘之人，日来候焉。”词未毕，而大声忽发，天拆地裂，宫殿摆簸。云烟沸涌。俄有赤龙长万余尺，电目血舌，朱鳞火须，顶掣金锁，锁牵玉柱，千雷万霆，缴绕其身，霰雪雨雹，一瞬皆下，乃擘青天而飞去。毅初恐蹶仆地，君亲起持之，曰：“地惧，固无害。”毅良久安抑，乃获自定。因告辞曰：“愿得生归，以避重来。”君曰：“不必如此。其去则然，其来则不尔。幸为少尽缁纆。”因命酌互举，以款人事。

俄而，祥风庆云，融融怡怡，幢节玲珑，箫韶以随，红妆千万，笑语熙熙。中有一人，自然蛾眉，明珰满身，绛毂【车换系】参差。迫而视之，前所致辞女。然若喜若悲，零泪如丝。须臾。红烟蔽其左，紫气舒其右，香凝环旋，人于宫中。君笑谓毅曰：“泾水之囚人至矣。”君乃辞入宫。须臾，又闻怨苦不已。有顷，君复出，与毅饮。又有一人披紫裳，执青玉，貌耸神溢，立于君左右，谓毅曰：“此钱塘也。”毅起，趋拜之，钱塘亦尽礼相接，谓毅曰：“女侄

不幸，为顽童所辱，赖明君子信义昭彰，致达远冤。不然者，是为泾陵之土矣，飡德怀恩，词不喻心。”毅捞【劳换为】退辞谢，俯仰唯唯。钱塘乃告兄曰：“适者，辰发灵虚，已至泾阳，午战于彼，未还于此。申间驰至九天，以告上帝，上帝知其冤而宥其失，前所谴执，因而获免。然而刚肠激发，不遑辞候，惊扰宫中，复忤宾客。愧惕惭惧，不知所还。”因退而再拜。君曰：“所杀几何”曰：“六十万。”“伤稼乎”曰：“八百里。”曰：“无情郎安在”曰：“食之矣。”君怆然曰：“顽童之为是心也，诚过忍。然汝亦太草草。赖上帝灵圣，谅其至冤。不然者，我何辞焉。从此以往，勿复如斯。”钱塘复再拜。坐定。遂宿毅于凝光殿。

明日，又宴毅于凝碧宫。会友戚，张广乐，具以醴醪，罗以甘洁。初笳角鼙鼓，旗旌剑戟，舞万夫于其右，中有一夫前曰：“此钱塘破阵乐。”旌镗【土上换比】杰气，顾骤悍慄。坐客视之，毛发皆竖。复有金石丝竹，罗绮珠翠，舞千女于其左。中有一女前进曰：“此贵主还宫乐。”清音宛转，如诉如慕。坐客听之，不觉泪下。二舞既毕，龙君大悦，赐以绮紈，颁于舞人。然后密席贯坐，纵酒极娱。酒酣，洞庭君乃击席而歌曰：

大天苍苍兮，大地茫茫。人各有志兮，何可思量。狐神鼠圣兮，薄社依墙。雷霆一发兮，其孰敢当。荷贞人兮，信义长。令骨肉兮，返故乡。永言惭愧兮，何时忘。

洞庭君歌罢，钱塘君再拜而歌曰：

上天配合兮，生死有途。此不当妇兮，彼不当夫。腹心辛苦兮，泾水之隅。鬢鬢风霜兮，雨雪罗襦。赖明公兮，引素书。令骨肉兮，家如初。永言珍重兮，无时无。

钱塘君歌阕，洞庭君俱奉觞于毅，毅踟躇而受爵。饮讫，复以二觞奉二君，乃歌曰：

碧云悠悠兮，泾水东流。伤嗟美人兮，雨泣花愁。尺书远达兮，以解君忧。哀冤果雪兮，还处其休。荷君和雅兮，盛甘羞。山家寂寞兮，难久留。欲得辞去兮，悲绸缪。

歌罢，皆呼万岁。洞庭君因出碧玉箱，贮以开水犀；钱塘君亦出红珀盘，贮以照夜玳，皆起进毅。毅辞谢而受。既而，宫中之人咸以绡采珠璧，投于毅侧，重叠焕赫。须臾，埋没于前后。毅笑语四顾，愧揖不暇，泊酒阑欢极，毅辞起，复宿于凝光殿。

翌日，又宴毅于清光阁。钱塘君因酒作色，谓毅曰：“子不闻石可裂不可卷，义士可杀不可羞者耶愚有衷曲，一陈于公。为可，则俱履云霄；如不可，则夷粪垠。足下以为何如哉”毅曰：“请闻之。”钱塘曰：“泾阳之妻，则洞庭君之爱女也。淑性茂质，为九姻所重。不幸见辱于匪人，今则绝矣。将欲求托高义，世为亲宾。使受恩者，知其所归；怀爱者，知其所付。岂不为君子始终之道耶”毅肃然而作笑曰：“诚不知君孱困如是。毅始闻跨九州，攘五岳，泄其愤怒；复见断金锁，掣玉柱，赴其急难，毅以为刚决明直无如君者。盖犯之者，不避其死；感之者，不爱其生，此真丈夫之志。奈何箫管方洽，亲宾正和，不顾其道，以威加人，岂仆之素望乎若遇公于洪波之内，玄山之中，鼓以鳞须，被以云雨，将迫毅以死，毅则以禽兽视之，亦何恨哉！今体被衣冠，坐谈礼义，尽五常之志性，穷百行之微旨，虽人世贤杰，有不如者，况江湖灵类乎！而欲以介然之躯，悍然之性，乘酒假气，将迫于人，岂近直哉！且毅之质，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间，然而敢以不伏之心，胜王强暴之气，唯王筹之耳。”钱塘逡巡致谢曰：“寡人生长深宫，不闻正论。迺者词述狂狷，搪突高明，退自循顾，戾不容责。幸君子不为此乖间可也。”其夕，复欢宴，其乐如旧。毅与钱塘君遂为知心友。

明日，毅辞归。洞庭君夫人别宴毅于潜景殿。男女仆妾，悉出预会。夫人泣谓毅曰：“骨肉受君子深恩，恨不得殿愧戴，遂至睽别。”使前泾阳女当席拜毅以致谢。夫人又曰：“此别岂复有相遇之日乎”毅于始，虽不诺钱塘之请，然当此席，殊有叹恨之色。宴罢辞别，满宫凄然，赠遗珍宝，怪不可述。毅于是复循出途上岸。见从者十余人，担囊以随，至其家而辞去。毅因适广陵宝肆，鬻其所得，百未发一，财已盈兆。故淮右富族，咸以为莫如。

遂娶于张氏，亡；又娶于韩氏，数月又亡。徙家金陵，常以鰥旷多感，欲求继。媒氏来曰：“有卢氏女，范阳人也。父曰浩，尝为清流宰。晚岁好道，独游云泉，今则不知所在矣。母曰郑氏。卢氏女前年适清河张氏，无何，而张子天亡，今母怜其少艾，惜其独居，欲择德以配焉。尊意可否”毅乃卜日就礼。是则男女二姓，俱为豪族，法用礼物，极其丰盛。金陵之士，莫不健仰。居月余，毅视其妻，俄忆类于龙女，而逸艳丰状，则又过之。因与话昔事。妻曰：“世间岂有是理乎”经岁余，生一子，端丽奇特，毅益爱重之。逾月，乃裱饰焕服，殷勤笑谓毅曰：“君不忆余之于昔耶”毅曰：“夙非姻好，何以为忆”妻曰：“余即洞庭君之女也。泾川之辱，君能救之。自此誓心求报。泊钱塘季父论亲不从，乖负宿心，怅望成疾。中间，父母欲配嫁于濯锦小儿，妾遂闭户剪发，以明无意。虽君子弃绝，分无见期，而当初之心，死不自替。他日，父母怜志，复欲驰白于君，值君累娶张韩，不可申志。迨张韩继卒，君卜居于兹，父母得为心矣。不意今日获奉君子，感喜终世，死何恨焉。”因泣下，复谓毅曰：“始不言者，知君无重色之心；今乃言者，知君有爱子之意。妇人匪薄，不足以欢厚永心。故因君爱子，以托贱质，未知君意若何愁惧兼心，不能自解。君附书之日，笑谓妾曰：‘他日归洞庭，慎无相避。’诚不知当此之际，君岂有意于今日之事乎其后，季父请于君，君不许。君乃诚为不可耶抑忿然耶君其语之。”毅曰：“似有命者。仆始见君于长泾之隅，枉抑憔悴，诚有不平之志，然自约其心，以达君之命，余无及也。初言慎勿相避者，偶然耳，岂有意哉！泊钱塘君逼迫之际，唯理有不可，是乃激人之怒耳。夫始以行义为志，宁有杀其婿而纳其妻者耶一不可也。某素以操直为志尚，宁有屈于己而伏于心者乎二不可也。因率肆胸臆，酬酢纷纶，唯直是图，不遑避害。然而，将别之日，见子有依然之容，心甚恨之。终以人事扼束，无由报谢。吁，今子卢氏也，又家于人间，则无始心未为惑矣。从此以往，永奉欢好，心无纤虑也。”妻深感，悲喜交至。复谓曰：“勿以异类，遂为无心，固当知报耳。夫龙寿万岁，今与君同之，水陆无往不适，君不以为妄也。”毅嘉之曰：“吾不知国客，乃复为神仙之饵。”乃相与覲洞庭。既至，而宾主盛礼，不可备纪。

后徙居南海，仅四十年，其邸第舆马，珍鲜服玩，虽侯伯之室，无以加也。毅之族，咸遂濡泽。以其春秋积聚，容状不衰，南海之人，莫不惊惑。及开元中，上方属意于神仙之事，精索道术。毅不安，遂归洞庭。凡十余岁，殆莫知迹。至开元末，遂之表弟薛嘏为京畿令，谪官东南，经洞庭，晴昼长望，俄见碧山出没于远波。舟人皆侧立曰：“此本无山，恐水怪耳。”指顾之际，山与舟稍相逼，乃有彩船自山驰来，迎问于嘏。其中一人呼之曰：“柳公来候耳。”嘏省然记之，乃促至山下，摄衣疾上。山有宫阙如人世，见毅立于宫室之中

，前列丝竹，后罗珠翠，物玩之盛，殊倍人间。毅词理益玄，容颜益少。初迎嘏于砌，持嘏手曰：“别来瞬息，而毛发悉黄。”嘏笑曰：“兄为神仙，弟为枯骨，命也。”毅因出药五十丸，遗嘏曰：“此药一丸，可增一岁。岁满复来，无久居人世。”欢宴毕，嘏乃辞行。自是以后，遂绝影响。嘏尝以是说，传于人世。殆四纪，嘏亦不知所在。

陇西李朝威叙而叹曰：“五虫之长，必以灵者，别斯见矣。人，裸也，移信鳞虫。洞庭含纳大直，钱塘迅疾磊落，宜有承焉。嘏诛而不载，独可怜其意矣。愚义之，遂为斯文。”

薛伟

薛伟者，唐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县主簿，与丞邹滂、尉雷济、裴寮同时。其秋，伟病七日，忽奄然若往者，连呼不应，而心头微暖。家人不忍即敛，环而伺之。经二十日，忽长吁起坐，谓其人曰：“吾不知人间几日矣”曰：“二十日矣。”“与我覩群官方食鲙否言吾已苏矣，甚有奇事，请诸公罢筋，来听也。”仆人走视群官，实欲食鲙，遂以告，皆停餐而来。

伟曰：“诸公敕司户仆张弼求鱼乎”曰：“然。”又问弼曰：“渔人赵干藏巨鲤，以小者应命。汝于苇间得藏者，携之而来。方入县也，司户吏坐门东，纠曹吏坐门西，方弈棋。人及阶，邹雷方博，裴啖桃实。弼言干之藏巨鱼也，裴王令鞭之。既，付食工王士良者，菩而杀乎”递相问，诚然。众曰：“子何以知之”曰：“向杀之鲤，我也。”众骇曰：“愿闻其说。”曰：“吾初疾困，为热所遥，殆不可堪。忽闷，忘其疾，恶热求凉，策杖而去。不知其梦也。既出郭，其心欣欣然，若笼禽槛兽之得逸，莫我知也。渐入山，山行益闷，遂下游于江畔，见江潭深净，秋色可爱，轻涟不动，镜涵远虚。忽有思浴意，遂脱衣于岸，跳身便入。自幼狎水，成人已来，绝不复戏，遇此纵适，实契宿心。且曰：‘人浮不如鱼快也。安得摄鱼而健游乎’旁有一鱼曰：‘顾足下不愿耳。正授亦易，何况求摄，当为足下图之。’决然而去。未顷，有鱼头人，长数尺，骑鲩来，导从数十鱼，宣河伯诏曰：‘城居水游，浮沉异道，苟非其好，则昧通波。薛主簿意尚浮深，迹思闲旷。乐浩汗之城，放怀清江；厌谿【言换山】嶠之情，投簪幻世。暂从鳞化，非遽成身。可权充东潭赤鲤。呜呼，恃长波而倾舟，得罪于晦；昧纤钩而食饵，见伤于明。无或失身，以羞其党。尔其勉之。’听而自顾，即已鱼服矣，于是，放身而游，意往斯到。波口潭底，莫不从容。三江五湖，腾跃将遍。然配留东潭，每暮必复。俄而饥甚，求食不得，循舟而行。忽见赵干垂钩，其饵芳香。心亦知戒，不觉近口。曰：“我人也，暂时为鱼，不能求食，乃吞其钩乎！”舍之而去。有顷饥益甚，思曰：“我是官人，戏而鱼

服，纵吞其钩，赵干岂杀我，固当送我归县耳。’遂吞之。赵干收纶以出，干手之将及也，伟连呼之，干不听，而以绳贯我腮，乃系于苇间。既而，张弼来曰：“裴少府买鱼，须大者。”干曰：“未得大鱼，有小者十余斤。”弼曰：“奉命取大鱼，安用小者。”乃自于苇间寻得伟而提之。又谓弼曰：“我是汝县主簿，化形为鱼游江，何得不拜我”弼不听，提之而行，骂亦不已，干终不顾。入县门，见县吏坐而弈棋，皆大声呼之，略无应者。唯笑曰：“可畏鱼，直三四斤余。”既而入阶，邹雷万博，裴啖桃实，皆喜鱼大，促命付厨。弼言手之藏巨鱼以少者应命，裴怒鞭之，我叫诸公曰：“我是汝同官，而今见杀，竟不相舍，促杀之，仁乎哉！”大叫而泣，三君不顾，而付脍手。王士良者，方砺刃，喜而投我于几上，我叫曰：“王士良，汝是我常使脍手也，因何杀我，何不执我白于官人”士良若不闻者，按吾颈于砧上而斩之。彼头适落，此亦醒悟。遂奉召尔。”

诸公莫不大惊，心生爱忍。然赵干之获，张弼之提，县司之弈棋，三君之临阶，王士良之将杀，皆见其口动，实无闻焉。于是三君并投绘，终身不食。伟自此平愈，后累迁华阳丞，乃卒。

淳于棼

东平淳于棼，吴楚游侠之士，嗜酒使气，不守细行。累巨产，养豪客。曾以武艺补淮南军裨将，因使酒忤帅，斥逐落魄，纵诞饮酒为事。家住广陵郡东十里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，枝干修密，清阴数亩，棼于生日与群豪大饮其下。

唐贞元七年九月，因沉醉致疾，时二友人于坐，扶生归家，卧于堂东庑之下。二友谓生曰：“子其寢矣，余将秣马濯足，俟子小愈而去。”生解巾就枕，昏然忽忽，仿佛若梦。见二紫衣使者，跪拜生曰：“槐安国王遣小臣致命奉邀。”生不觉下榻，整衣随二吏至门，见青油小车，驾以白牡，左右从者七八，扶生上车。出大户，指古槐穴而去，使者即驱入穴中。生意颇甚异之，不敢致问。豁见山川风候，草木道路，与人世甚殊。前行数十里，为郭郭城堞，车舆人物，不绝于路。生左右傅车者，传呼甚严。行者亦争辟于左右。又人大城，朱门重楼，楼上有金书题曰：“大槐安国”。执门者趋拜奔走，旋有一骑传呼曰：“王以驸马远降，令且息东华馆。”因前导而去。俄见一门洞开，生降车而入。彩槛雕楹，华木珍果，列植于庭下；几案茵褥，帘帷馥膳，陈设于庭上。生心甚自悦。复有呼曰：“右相且至。”生降阶祇奉。有一人紫衣象简前趋，宾主之仪敬尽焉。右相曰：“寡君不以弊国远僻，奉迎君子，托以姻亲。”生曰：“某以贱劣之躯，岂敢是望。”右相因请生同诣其所，行可百步，入朱门，矛戟斧钺

，布列左右，军吏数百，辟易道侧。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，亦趋其中。生私心悦之，不敢前问。右相引生升广殿，御卫严肃，若至尊之所。见一人长大端严，居正位，衣素练服，簪朱华冠。生战栗，不敢仰视。左右侍者令生拜，王曰：“前奉贤尊命，不弃小国，许令次女瑶芳奉君子。”生但俯伏而已，不敢致词。王曰：“耳就宾字，续造仪式。”有旨，右相亦与生偕还馆舍。生私念之，意以为父在边将，因歿虏中，不知存亡，将谓父北蕃交逊，而致兹事。心甚迷惑，不知其由。

是夕，羔雁币帛，威容仪度，妓乐丝竹，馔膳灯烛，车骑礼物之用，无不成备。有群女，或称华阳姑，或称青溪姑，或称上仙子，或称下仙子，若是者数辈，皆侍从数千，冠翠凤冠，衣金霞帔，采碧金钿，目不可视。邀游戏乐，往来其门，争以淳于郎为戏弄。风态妖丽，言词巧艳，生莫能对。复有一女谓生曰：“昨上巳日，吾从灵芝夫人过禅智寺，于天竺院观石延舞婆罗门。吾与诸女坐北牖石榻上，时君少年，亦解骑来看，君独强来亲洽，言笑调谑，吾与琼英妹结绶巾，挂于竹枝上，君独不忆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，吾于孝感寺悟上真子，听契玄法师讲《观音经》，吾于讲下舍金凤钗两只，上真子舍水犀合子一枚，时君亦讲筵中于师处请钗合视之，赏叹再三，嗟异良久。顾余辈曰：‘人之与物，皆非世问所有。’或问吾氏，或访吾里，吾亦不答，情意恋恋，瞩目不舍，君岂不思念之乎”生曰：“心中藏之，何日忘之。”群女曰：“不意今日与君为眷属。”复三人，冠带甚伟，前拜生曰：“奉命为驸马相者。”中一人与生且故。生指曰：“子非冯翊田子华乎”对曰：“然。”生前执手，叙旧久之。生谓曰：“子何以居此”子华曰：“吾放游，获知于右相武成侯段公，因以栖托。”生复问曰：“周弁在此，知之乎”子华曰：“周生贵人也，职为司隶，权势甚盛，吾数蒙庇护。”言笑甚欢。

俄传声曰：“驸马可进矣。”三子取剑佩服冕，更衣之。子华曰：“不意今日获睹盛礼，无以相忘也。”有仙姬数十，奏诸异乐，婉转清亮，曲调凄悲，非人间之所闻听。有执烛引导者，亦数十左右。见金翠步障，彩碧玲珑，不断数里，生端坐车中，心意恍惚，甚不自安。田子华数言笑，以解之。向者群女姊妹，各乘风翼辇，亦往来其间。至一门，号修仪宫，群仙姊妹亦纷然在侧，令生降车鞶拜，揖让升降，一如人间。彻障去扇，见一女子。云号金枝公主，年可十四五，俨若神仙。交欢之礼，颇亦明显。生自尔情义日洽，荣曜日盛，出入车服，游宴宾御，次于王者。王命生与群寮备武卫，大猎于国西灵龟山。山阜峻秀，川泽广远，林树丰茂。飞禽走兽，无不蓄之。师徒大获，竞夕而还。生因他日启王曰：“臣顷结好之日，大王云，奉臣父之命。臣父顷佐边将，用兵失利，陷没胡中。尔来绝书信十七八岁矣。王既知所在，臣请一往拜观。”王遽谓

曰：“亲家翁职守北土，信问不绝，卿但具书状知闻，未用便去。”遂命妻致馈驾之礼，一以遣之。数夕，还答。生验书本意，皆父平生之迹，书中忆念教诲，情意委曲，皆如昔年。复问生亲戚存亡，闾里兴废。复言道路乖远，风烟阻绝。词意悲苦，言语哀伤，又不令生来覲。云岁在丁丑，当与汝相见。生捧书悲咽，情不自堪。

他日，妻谓生曰：“子岂不思为政乎”生曰：“我放荡不习政事。”妻曰：“卿但为之，余当奉赞。”妻逆白于王。累日，谓生曰：“吾南柯政事不理，太守黜废，欲藉卿才，可屈往之。便与小女同行。”生敬授教命。王遂敕有司，备太守行李。因出金玉锦绣箱奩，仆妾车马列于广区，以饯公主之行。生少年游侠，曾不敢有望至是，甚悦。因上表曰：

臣将门余子，素无艺术，猥当大任，必败朝章，自悲负乘，坐致复辣。今欲广求贤哲，以赞不逮。伏见司隶颖川周弁，忠亮刚直，守法不回，有毗佐之器；处士冯翊田子华，清慎通变，达政化之源。二人与臣有十年之旧，备知才用，可托政事。周请署南柯司宪，田请署司农，庶使臣政绩有闻，宪章不紊也。

王并依表以遣之。其夕，王与夫人饯于国南，王谓生曰：“南柯，国之大郡，土地丰壤，人物豪盛，非惠政不能以治之。况有周田二赞，卿其勉之，以副国念。”夫人戒公主曰：“淳于郎性刚好酒，加之少年。为妇之道，贵乎柔顺，尔善事之，吾无忧矣。南柯虽封境不遥，晨昏有间。今日睽别，宁不沾巾。”生与妻拜首南去。登车拥骑，言笑甚欢，累夕达郡。郡有官吏僧道耆老，音乐车舆，武卫銮铃，争来迎奉。人物阗咽，钟鼓喧哗，不绝十数里。见雉堞台观，佳气郁郁。人大城门，门亦有大榜，题以金字曰：“南柯郡城”。见朱轩棨户，森然深邃。生下车，省风俗，疗病苦，政事委以周田，郡中大理。自守郡二十载，风化广被，百姓歌谣，建功德碑，立生祠宇。王甚重之，赐食邑，锡爵位，居台铺。周田皆以政治著闻，递迁大位。生有五男二女。男以门荫授官，女亦聘于王族。荣耀显赫，一时之盛，代莫比之。

是岁，有檀罗国者，来伐是郡。王命生练将训师，以征之。乃表周弁将兵三万，以拒贼之众于瑶台城。弁刚勇轻敌，师徒败绩。弁单骑裸身潜遁，夜归城，贼亦收辎重铠甲西还。生因囚弁以请罪，王并舍之。是月，司宪周弁疽发背，卒。生妻公主遭疾，旬日又薨。生因请罢郡，护丧赴国。王许之。便以司农田子华行南柯太守事。生哀恸发引，威仪在途，男女叫号，人吏奠饌，攀辕遮道者，不可胜数。遂达于国。王与夫人素衣哭于郊，候灵輿之至。谥公主曰顺仪公主，备仪使羽葆鼓吹，葬于国东十里盘龙岗。是月，故司宪子荣信，亦护丧赴国。生久镇外藩，结好中国，贵门豪族，靡不是洽。自罢郡还国，出入

无恒，交游宾从，盛福日盛。王意疑惮之。时有国人上表云：

玄象适见，国有大恐，都邑迁徙，宗庙崩坏，衅起他族，辞在萧墙。

时议以生侈借这应也。遂夺生侍卫，禁生游从，处之私第。

生自恃守郡多年，曾无败政。流言怨悖，郁郁不乐。王亦知之，因命生曰：“姻亲二十余年，不幸小女天亡，不得与君子偕老，良用痛伤。”夫人因留孙自鞠育之，又谓生曰：“卿离家多时，可暂归本里，一见亲族。诸孙留此，无以为念。后三年，当令迎生。”生曰：“此乃家矣，何更归焉？”王笑曰：“卿本人间，家非在此。”生忽若昏睡，瞢然久之，方乃发悟前事，遂流涕请还。王顾左右以送生，生再拜而去，复见前二紫衣使者从焉。至大户外，见所乘车甚劣，左右亲使御仆，遂无一人，心甚叹异。生上车，行可数里，复出大城，宛是昔年东来之迳，山川原野，依然如旧。所送二使者，甚无威势，生逾怏怏。生问使者曰：“广陵郡何时可到？”二使讴歌自若，久乃答曰：“少顷即至。”俄出一穴，见本里闾巷，不改往日。潜然自悲，不觉流涕。二使者引生下车。入其门，升自阶，已身卧于堂东庑之下。生甚惊畏，不敢前进。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，数声，生遂发寤如初，见家之僮仆，拥篲于庭，二客濯足于榻。斜日未隐于西垣，余尊尚湛于东牖，梦中倏忽，若度一世矣。

生感念嗟叹，遂呼二客而语之，惊骇，因与生出外，寻槐下穴。生指曰：“此即梦中所经入处。”二客将谓狐狸木媚之所为崇，遂命仆夫荷斤斧，断拥肿，折查栝，寻穴究源，旁可袤丈，有大穴根，洞然明朗，可容一榻，上有积土琅，发为城郭台殿之状。有蚁数斛，隐聚其中。中有小台，其色若丹，一大蚁处之。素翼朱首，长可三寸左右。大蚁数十辅之。诸蚁不敢近，此其王矣，即槐安国都也。又穷一穴，直上南枝，可四丈，宛转方平，亦有土在小楼，群蚁亦处其中，即生所领南柯郡也。又一穴西去二丈，磅礴空虚，嵌窟异状。中有一腐龟壳，大如斗，积寸浸润，小草丛生，繁茂蓊荟，掩映振壳，即生所猎灵龟山也。又穷一穴，东去丈余，古根盘屈，若龙虺之状，中有小土琅，高尺余，即生所葬妻盘龙岗之墓也。追想前事，感叹于怀。披阅穷迹，皆符所梦。不欲二客坏之，遽令掩塞如旧。是夕，风雨暴发，旦视其穴，遂失群蚁，莫知所去。故先言国有大恐，都邑迁徙，此其验矣。复念檀萝征伐之事。又请二客访迹于外，宅东一里，有古涸涧，侧大檀树一株，藤萝拥织，上不见日，旁有小穴，亦有群蚁隐聚其间。檀萝之国，岂非此耶。

嗟乎，蚁之灵异，犹不可穷，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变化乎。时生酒徒周弁、田子华，并居六合县，不与生过从旬日矣。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。周生暴疾已逝，田子华亦寝疾于床。生感南柯之虚浮，悟人世之倏忽，逆栖心道门，绝弃酒色。后三年岁在丁丑，亦终于家，时年四十七，将符宿契之限矣，公佐贞

元十八年秋八月，自吴之洛，暂泊淮浦，偶觐淳于生冢，询访遗迹，翻覆再三，事皆摭实，辄编录成传，以资好事。虽稽神语怪，事涉非经，而窃位著生，冀将为戒。后之君子，幸以南柯为偶然，无以名位骄于无琅间云。

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：“贵极禄位，权倾国都。达人视此，蚁聚何殊。”

张直方

咸通庚寅岁，卢龙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张直方，抗表请修人覲之礼，优诏允焉。先是，张氏世莅燕士，世民亦世服其恩。礼燕台之嘉宾，抚易水之壮士。地沃兵庶，朝廷每姑息之。洎直方之嗣事也，出绮执之中，据方岳之上，未尝以民间休戚为意，而酣酒于室，淫兽于原。巨赏狎于皮冠，厚宠袭于绿帟。暮年，而三军大怨，直方稍不自安。左右有为其计者，乃尽室西上。至京，懿宗授之左武卫大将军，而直方飞苍走黄，莫亲徼道之职。往往设置罟于通道，则犬彘无遗。臧获有不如意者，立杀之。或曰，犂犢之下，不可专戮。其母曰：“尚有尊于我子乎”则僭轶可知也。于是，谏官列状，请收付廷尉。天子不忍置于法，乃降为燕王府司马，俾分务洛师焉。

直方至东京，既不自新，而漫游愈极。洛阳四旁，翫者，走者，见之，必群噪长嗥而去。有王知古者，东诸侯之贡士也。虽薄涉儒术，而数奇不中春官选。乃退处于三川之上，以击鞠飞筋为事，遨游于南邻北里间。至是，有分于张直方延之，睹其利喙瞻辞，不觉前席。自是，日相狎。

壬辰岁，冬十一月，知古尝晨兴，则僦舍无烟，愁云塞望，悄然弗怡。乃徒步造直方第，至则直方急趋，将出畋也。谓知古曰：“能相从乎”而知以祁寒有难色。直方顾小童曰：“取短皂袍来。”请知古乃上加麻衣焉。遂联辔而去。出夏门则凝霰始零，由关塞而密雪如注。而渡伊水而东南，践万安山之东麓，而鞞弋之类甚伙，倾羽觞，烧兔肩，殊不觉有严冬意。及乎霞开雪霁，日将夕焉。忽有封狐突起于知古马首，乘酒驰之，数里不能及，又与猎徒相失。须臾，雀噪烟暝，莫知所如。隐隐闻洛城暮钟，但彷徨于樵径古陌之上。俄而。山川黯黯，若一鼓将半。试长望，有炬火甚明，仍作依积雪光而赴之。复若十余里，至则乔木交柯，而朱门中开，皓壁桓亘，真北阙之甲第也。

知古及门下马，徒倚以待旦。无何，小驷顿辔，阍者觉之，隔阖而问阿谁。知古应曰：“成周贡士，太原王知古也。今旦，有友人将归于崆峒旧隐者，仆钱之伊水滨，不胜离觞，既掺袂马逸，复不能止，失道至此耳。迟明将去，幸未见让。”阍曰：“此乃剑南副使崔中丞之庄也。主父近承天书赴阙，郎君复随计吏西征，此唯闺帟中人耳。岂可淹久乎！某不敢去留，请闻于内。”知古虽怵惕不宁，自度中宵矣，去将安适，乃拱立以俟。少顷、有秉密炬自内至者，振

管辟扉，引保母出，知古前，知古仍述厥由。保母曰：“夫人传语，主与小子皆不在家，于礼无延客之道，然僻居与山藪接轸，豺狼所嗥，若复固拒，是见溺而不援也，请舍外厅，翌日可去。”知古辞谢，从保母而入。过重门，门厕厅事，栾栌宏敞，帷幕鲜华，张银灯，设绮席，命知古坐焉。酒三行，复陈方丈之饌，豹胎鲂腴，穷水陆之美者。保母亦时来相勉。食毕，保母复问知古，世嗣宦族及内外姻党。知古具言之。乃曰：“秀才轩裳华胄，金玉奇标，既富春秋，又洁操履，斯实淑媛之贤夫也。小君以钟爱稚女，将及笄年，尝托媒妁，为求佳对久矣。今夕何夕，获遘良人。潘杨之睦可遵，凤凰之兆斯在。未知雅抱何如耳。”知古敛容曰：“仆文愧金声，才非玉润，岂室家为望，惟泥涂是忧。不谓宠及迷津，庆逢子夜。聆好音于鲁馆，逼佳气于秦台。二客游神，方兹莫及；三星委照，惟恐不扬。倘或托彼强宗，眷以佳偶，则平生所志，毕在斯乎！”保母闻言，谗浪而入白，复出致小君之命曰：“儿自移天崔门，实秉懿范，奉蘋蘩之敬，如琴瑟之和。唯以稚女是怀，思配君子。既辱高义，乃叶夙心。上京书路，飞且不达；百两陈礼，事亦非賒。忻慰所多，倾瞩而已。”知古罄折而答曰：“某虫沙微类，分及湮沦，而钟鼎高门，忽蒙采拾。有如白水，以奉清尘。鹤企鳧移，唯待休命。”致词毕，保母戏曰：“他日锦雉之衣欲解，青鸾之匣全开，貌如月华，室若云邃。此际颇相念否”知古谢曰：“以凡近仙，自地登汉，不有所举，孰能自媒。谨当誓彼襟灵，志之绅带，期于没齿，佩以周旋。”复少时，则燎沉当庭，长夜将艾。保母请知古脱服以休，既解麻衣而皂袍见，保母谓曰：“岂有逢掖之士，而服从役衣耶”知古谢曰：“此乃卢假之于与游所熟者，固非己有。”又问所从，答曰：“乃卢龙张直方仆射所借耳。”保母忽惊叫仆地，色如死灰。既起，不顾而走入宅，遥闻大叱曰：“夫人，差事！宿客乃张直方之徒也！”复闻夫人音，叫曰：“火速斥出，无启寇仇！”于是，婢子小竖辈群出，秉猛炬，曳白梲而登阶。知古劻劻，走于庭中，四顾逊谢，骂言狎至，仅得出门。才出，已横关阖扉，犹闻喧哗未已。知古愕立道左，自叹久之。将隐颓垣，乃得马于其下，遂驰走。

遥望大火若燎原者，乃纵辔赴之，则输租车坊饭中附火耳。询其所，则伊水东、草店之南也。复枕辔假寝。食顷，而震方洞然，心思稍安，乃扬鞭于大道。此及都门，已有直方骑数辈来迹矣。遥至其第，既见直方，而知古愤懑不能言，直方慰之。坐定，知古乃述宵中怪事。直方起而抚髀曰：“山魃木魅，亦知人间有张直方耶”且止知古，复益其徒数十人，皆射皮饮羽者。享以卮酒豚肩，与知古复南出。既至万安之北，知古前导，残雪中马迹宛然。直诣柏林下，则碑板废于荒坎，樵苏残于茂林，中列大冢十余，皆狐兔之窟宅，其下成蹊。于是，直方命四周张罗，彀弓以待。内则束缊荷锺，且掘且熏。少顷，群狐

突出，焦头烂额，置罗罟挂者，应弦饮羽者，凡狐大小百余头，以其尸归之。

水人曰：嗟乎，王生，生斯世不谐，而为狐貉所侮，况其大者乎！向若无张公之皂袍，则强死秽臙之穴矣。余时在洛敦化里第，于宴集中，博士渤海徐公说为余言之。

东郭先生

赵简子大猎于中山，虞人导前，嬖奚骖右，捷禽鸷兽，应弦而倒者不可胜数。有狼当道，人立而啼。简子怒，唾手奋髯，援乌号之弓，挟肃慎氏之矢，一发饮羽。狼失声而逋。简子怒，驱车逐之，惊尘蔽天，十步之外，不辨人马。

时墨者东郭先生将北适中山，以干仕，策蹇驴，囊图书，夙行失道。卒然值之，惶不及避。狼顾而人言曰：“先生岂相厄哉！昔隋侯救蛇而获珠，蛇固弗灵于狼也。今日之事，何不使我得早处囊中，以延残喘。异时脱颖而出，先生之恩大颖，敢不努力以效隋侯之蛇！”先生曰：“嘻，私汝狼以犯赵孟，祸且不测，敢望报乎然墨者之道，兼爱为本，吾固当有以活汝也。”遂出图书，空囊橐，徐实狼其中，前虞跋胡，后虞蹇尾，三内之而未克，徘徊踌躇，追者益近。狼请曰：“事急矣！惟先生速图！”乃踴踏其四足，索绳于先生，束缚之，下首至尾，曲脊掩胡，蝟蝮【南换宿】螭屈，蛇盘龟息，以退命先生。先生如其指，入狼于囊，遂括囊口，肩举驴上，引避道左，以待赵人之过。已而，简子笃，求狼弗得，不胜怒，拔剑而斩辕端示先生，骂曰：“敢违狼方向者，有如此辕！”先生伏质就地，匍匐以进，跪而言曰：“鄙人不慧，将有志于世，奔走四方，实迷其途，又安能指迷于夫子也。忽闻之，大道以多歧亡羊。夫羊一童子可制之，尚以多歧而亡，今狼非羊比也。况中山之歧，可以亡狼者何限，乃区区循大道以求之，不几乎守株缘木者乎况田猎，虞人之所有事也。今兹之失，君请问诸皮冠，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虽愚，亦熟知夫狼矣。性贪而狼，助豺为虐。君能除之，固当窥左足以效微劳也，又安敢违匿其踪迹哉！”简子默然，回车就道。先生亦驱驴兼程而进。

良久，羽旄之影渐没，车马之声不闻，狼度简子之去已远，乃作声囊中曰：“先生可以留意矣。愿先生出我囊，解我缚，拔流矢我臂，我将逝矣。”先生举手出狼，狼出咆哮谓先生曰：“适谓赵人逐，其来甚远，幸先生生我，然饥馁特甚，使不食，亦终必亡而已矣，与其饿死道路，为乌鸢食，毋宁毙于虞人之手，以俎豆赵孟之堂也。先生既墨者，摩顶放踵，利天下为之。又何吝一躯，不以啖我，以活此微命乎”遂鼓吻奋爪，以向先生。先生仓卒以手搏之，且搏且却，拥蔽驴后。狼逐之，便旋而走。自朝至于日中昃，狼终不能有加于先生

。先生亦极力为之拒，遂至俱倦，隔驴喘息。先生曰：“狼负我！狼负我！”狼曰：“吾不获食汝不止。”相持既久，日昃荐移，先生心口私语曰：“天色苟暮，狼若群至，吾死矣夫！”给狼曰：“民俗，为疑必询三老。第行矣，求三老而质之，苟谓我当食，我死且无憾。狼大喜，即与偕行。逾时，道无行人，狼馋甚，望见老树僵立路侧，谓先生曰：“可问是老。”先生曰：“草木无知，叩焉何益”狼曰：“第问之，彼当为汝言矣。”先生不得已，揖老树俱述其始末，问曰：“狼当食我耶”树中轰轰有声，如人谓先生曰：“是当食汝。且我杏也，往年老圃种我，不过费一核耳，逾年华，再逾年实，三年拱把，十年合抱。于今三十年矣。老圃我食之；老圃之妻子，我食之；外至宾客，下至农仆，我食之。又时复鬻我实于市以规利，其有德于老圃其腆。今老矣，不能敛华就实，老圃怒，伐我条枚，芟我枝叶，且将售我工师之肆取直焉。噫，以樗朽之材，当桑榆之景，求免于主人斧钺之诛而不可得，汝何德于狼，乃觊幸免乎！”言下，狼鼓吻奋爪，以向先生。先生曰：“狼爽盟矣，矢询三老，今值其一，何遽见食耶”复与偕行。

狼愈馋甚，望见老牯，曝日败垣中，谓先生曰：“可问是老。”先生曰：“向者草木无知，谬言害事。今牛又禽兽耳，更何问焉。狼曰：“第问之，不问将啣汝矣。”先生不得已，揖老牯【吾换孛】，再述其始末，问曰：“狼当食我耶”牛皱眉瞠目，舐鼻张口，向先生作人言曰：“是当食汝。我头角茧栗时，劬力颇健，老农钟爱我，使群牛从事于南亩。既壮，群牛日以老惫，我都其事。老农出，我驾车先驱；老农耕，我引犁效力。老农视我如左右手。一岁中，衣食仰我而给，婚姻仰我而毕，赋税仰我而输。今欺我老弱，遂我于野，酸风射眸，寒月吊影，瘦骨如山，老泪如雨，涎垂而不可收，步艰而可举，皮毛俱亡，疮痍未差。迺闻老农将不利于我，其妻复妬，又朝夕进说其夫曰：‘牛之一身无弃物也，其肉可脯，皮可革，骨角可切磋为器。’指大儿曰：‘汝受业庖丁之门有年矣，胡不砺刃于铡以待乎’亦是观之。我不知死何所矣。夫我有功老农，如是其大且久，尚将蒙祸，汝何德于狼，乃觊幸乎”言下，狼又鼓吻奋爪以向先生。先生曰：“勿欲速。”

遥望老子杖藜而来，发眉皓然，衣冠闲雅，盖有道者也。先生且喜且愕，舍狼而前，拜跪涕泣，致辞曰：“乞丈人一言而生！”丈人问故。先生曰：“是狼为赵人窘，几死，求救于我，我生之。今反欲啣我，我力求不免，誓决三老。初逢老树，强我问之。草木无知，几杀我。次逢老牯【吾换孛】，强我问之。禽兽无知，又几杀我。今逢丈人，是天丧斯文也。愿畅一言而生。”因顿首杖下，俯伏听命。丈人闻之，欷歔再三。以杖叩狼胫厉声曰：“汝误矣！夫人有恩而背之，不祥莫大焉。汝速去，不然将杖杀汝！”狼艴然不悦曰：“丈人知其一

，未知其二。初，先生救我，束缚我足，闭我囊中，我跼蹐不敢息。又蔓辞以说简子，语刺刺不能休，且诋毁我。其意盖将死我于囊，而独窃其利也。是安得不啞！”丈人顾先生曰：“果如是，亦羿有罪焉。”先生不平，具道其囊狼之意。狼亦巧言不已，以求胜。丈人曰：“是皆不足信也。尝试囊之，我观其状，果困苦否”狼欣然从之。先生囊缚如前，而狼未之知也。丈人附耳曰：“有匕首否”先生曰：“有。”于是出匕首，丈人目先生使引匕摘狼。先生犹豫未忍。丈人抚掌笑曰：“禽兽负恩如是，而犹不忍杀，子则仁矣，其如愚何！”遂举手助先生操刃，共殪狼弃道上而去。